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

第十二之三

163131
no.6



163731

昭林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十二

二月乙丑朔

上詣輝德殿行朔祭以

世宗忌月御素膳內

外皆用素○議政府啓曰開城府城固當修築然以緩急論之比棘城稍緩去年早早晚水民失農業棘城之役全已停罷開城府聚石宜並罷役使民安業務農待來秋或明春聚石猶未晚也 上謂姜孟卿曰明日大臣詣闕更議以聞○丙寅日暈有兩珥○親傳文宣王釋奠香祝○持平李孟英啓曰曩聞命遣領議政皇甫仁審定開城府城基臣等以為但審城基而已今聞簽發開城附近州縣軍丁築城臣等以為京畿連年饑饉黃海道失農尤甚民生可慮而况開城非極邊受敵之地請姑停之且 齊陵行幸必在祔廟之後則正當農月其弊不貲倘曰盡除民弊大駕所至豈無其弊秋節纔隔數月請姑停待秋上曰當議諸大臣○命承政院曰儒臣皆曰今監修國史者皆世宗朝大臣恐史官或避忌而沒實也此言近似令集賢殿稽古制以啓集賢殿啓宋真宗詔工部侍郎錢若水修太宗實

錄若水舉官同修起居舍人李宗諤與焉上曰自大平興國八年以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若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除宗諤不可餘悉許范祖禹曰古者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上覽此議命召南智金宗瑞鄭峯許誦等命姜孟卿議之曰史記記人君之過失故人君畏史而不敢肆志若縱而不畏則是無如何之主也唐太宗欲覽史褚遂良曰不可觀止之史之重至矣議者曰實錄不可遷延不修然當此時使大臣監修則史無直筆矣莫若先取公牘撰寶鑑姑藏史草待數十年續撰猶未晚也若不獲已而速撰則使秩卑儒臣撰集何如皆曰歷觀古史撰先王實錄皆於踐祚之初今 世宗三十餘年嘉言善政宜速編摩秘藏若疑大臣而但修公牘束藏史草則蠱朽鼠破文字殘缺將至脫漏且國家倘有可考之事則必考史筆不肖之徒若見其祖父之過惡則必竄去將失事迹宜速編修藏之

史庫庶合大義若使秩卑儒臣修史之議則觀歷代諸史皆大臣監修且先王實錄不可使秩卑者修之也金宗瑞曰臣於世宗實錄受監修之命令雖命臣勿嫌與議然議者言大臣不可修史則臣當避嫌可請令大臣監修撰實錄國家重事則亦不可請使微臣撰後日賜見當陳所懷上又曰人君當勤勞不可安逸也古者人主有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必有一向好著此人君之通患也議者聞我幸開城之言或以為即政之初好遊逸而然也又將或有窮兵黷武之漸也吾豈如是哉吾氣質不近此事雖有勸之者必不好矣但開城舊都定城基大事茲欲往觀之耳洛邑之定武王親往焉今開城太祖已定之基非若洛邑儻物議不可則予不強往皆曰臣等料之四月十一日祔廟後謁齊陵而幸開城則正當農月似不可也供頓之物雖盡漕轉以除民弊然不得已陸輸之屢用農牛則豈無其弊且侍衛人馬少不下數千當此之時民間穀草已乏不可不慮請待九月幸開城謁齊陵定城基仍

講武則庶幾無盡矣。上曰：今秋始築城，故意欲往觀，如卿等之言，則安有九月往審，然後能及期？然卿等以謂馬草甚難，予更商量。夫開城，府伐石，非予獨斷，亦非領議政所獨見。當時大臣議合，故始興此役。况工役之民，皆開城旁近居民，十日相遠，則不至大苦。雖今年失農，民間不甚飢餓。役有期限，且凡事已則已矣，不得已而為之，則不可遷延。頃者領議政之議此事也，皆合議而無可否。今往咸吉，議停此役，無乃不可乎？皆曰：開城伐石，今赴役已依領議政布置，非以領議政往咸吉而請停臣等以謂去冬甚燠，今春太寒，觀其氣候，陰陽乖宜，宜預修人事，使無怨咨，以致民和，敢以此啓耳。上又曰：禫祭，祔廟後進箋，進方物，重事不可廢也。賀箋則雖兩度無害，方物則欲除一度。其進方物當在禫祭後乎？祔廟後乎？皆曰：禫後則。上不受羣臣賀京中百官進鞍馬表裏，外方則但進賀箋，祔廟後當御正殿受羣臣賀。倭野人來朝者，亦預賀。列京中外方進箋進方物，備庭實，似合於義。上曰：當從卿等之議。上曰：予觀貞懿公

主家奴婢文案庚戌之文其字畫皆與公主家書題金孝止書甚似孝止之書明矣但疑柳漢使此人書之然孝止已死不可問問於宦者崔彥曰吾受於柳漢以啓其言不足信也公主嘗詣闕謂內人曰其奴婢事吾詳知矣書題等訴訟今下義禁府遂成大事予甚慚焉以此觀之則柳漢奴婢文案公主必不知矣况延昌尉本是病人不治家事無知人也其書題等冒濫陳訴必矣今此奴婢之事稍曖昧一從義禁府所啓官作財主平均分給何如皆曰柳漢奴婢當初臣等以公主家所出之文不可不信欲從庚戌之文今承上旨甚合於義柳漢合執父母奴婢故其數至一千一百餘口若依六典分給則守敬所得不下三百五十餘口安有賤妻子奴婢三百餘口而本宗奉祀者不得役一口承重長子一百口次子七十口其餘宜許本宗均分上曰予將商量上又曰復立進士予已知卿等不可之意然儒者多有獻議予欲復立更議以啓南智金宗瑞曰臣等前者悉陳其弊今上更欲復立命更議臣等不勝惶惧此事非

有大關利害因前規試取便鄭奉許詡曰臣等前者各執所見已啓不可復立之意上曰予今不斷臨時更議延昌尉安望之之子名孟駢尚貞懿公主生長富貴無學術酷好佛法食僧常十餘衣僧衣坐僧下誦經而食惡殺生不養蚕○丁卯以李思哲為吏曹判書李先齊藝文提學朴仲林工曹參判成奉祖漢城府尹李仁孫禮曹參議李甫欽司憲掌令金礪司諫院右正言洪深京畿都觀察使李崇之慶尚道都觀察使金連枝全羅道都觀察使張繼曾兼兵曹正郎李克培兼兵曹佐郎皆以西班兼之兵曹郎官加設自此始焉趙蕃為昭陵直蕃從生子也安平大君瑢招致小人厚施予蕃因緣阿附曲意趨事無異奴僕故得是職時檢小之徒附瑢得職者甚多甫欽容貌樸野衣冠弊垢言必雜鄉俚然心地開瑩論古今成敗形勢無滯礙且善處決皆斷以己意略不拘文簿苟便於民必欲行之嘗守軍威縣每居上考又為大丘郡試社倉頗有成效人以循良薦者多至是考滿擢拜是職○戊辰淑容洪氏卒賜賻米豆二十

石紙一百卷○己巳右獻納趙元禧啓曰前幸永膺大君家下
輦時宦者崔致敦騎馬入園內鞭捶銃筒衛等又扶執兵曹正
郎宋處儉至欲脫帽辱之義禁府論以杖七十徒一年特從末
減以笞四十抵罪自古待宦官類皆優容馴致末流巨害請從
本律施行 上曰若等以可言之事言之可也宦官近侍之人
出幸之時雖扇內皆騎馬入侍以此言之致敦無罪予聞其快
執兵曹官吏欲脫帽子以政曹官吏不可以無禮既命囚之又
令笞之且致敦年纔十八自 世宗朝年少宦豎例不加罪予今
加罪者以其無禮耳元禧曰致敦官至六品常出入禁掖非不
知禁網也以闖寺凌辱朝臣有違大體漸不可長是用喋喋請
從本律以杜其漸 不允 上寬仁宦寺有弄權之漸進對者亦
屢言之○庚午視事知司諫院事金吉通啓宦官崔致敦之
罪減等大過掌令尹士昫啓減二三等似矣今末減至此恐用
法輕也 上曰此特醉酒之失耳顧謂金宗瑞曰卿意何如宗
瑞對曰臣未知此事首末 上曰前日子回自輝德殿經永膺

第欲審量墻基而入承膺為予入也饋從者酒致敦因醉馳入
圍內兵曹呵禁致敦抗執兵曹郎廳袖端欲脫紗帽體短未及
脫此乃十八歲小豎子故未減笞四十直笞之不徵贖宗瑞曰
元罪幾何 上曰本犯杖一百加二等杖七十徒一年世宗朝
凡宦寺年二十以下雖有罪例不治罪今予以致敦雖少凌辱
朝官其漸可慮故特笞之此亦依不應為律也豈輕乎○御經
筵○持平李孟英啓曰點船別監崔涵雨玄寶利等方被劾於
本府而吏曹除涵兩大丘郡事實利部令又琴以成以階六品
除慈山郡事本府招文選司今史至再三托故不來使人拿來久
而來報曰文選司令史陪本曹郎官欲啓差錯除授之事詣承
政院也以此觀之必吏曹因臣等覺舉詐飾以窺免 上曰吏
曹必是事繁而然也且吏曹已來啓之其勿問○禮曹啓 景
禧殿樂章初獻於皇王后靜一端誠媿德毓慶邦國以貞有佺
神宮祀事昭明歆于吉蠲福祿來成○日本國使臣宣慰使直
集賢殿河緯池發向慶尚道辭 上引見曰交隣大事也易以

生釁待隣國使須厚而正直也在上每欲加厚而有司常加裁抑恐生後日之弊若生弊之事則固難為也凡諸支待務須從厚○金宗瑞以年老辭監修世宗實錄上曰凡事須要有始有終卿為世宗舊臣既有始矣今世宗之事已畢矣卿當撰實錄以有其終○卒未視事御經筵○禮曹啓世宗祔廟樂章欽明之曲明明世宗天德之純道洽政治制作維新有恤闕宮籩豆斯陳於昭陟降無射於人○傳旨曰議政以上仍令致仕大臣出入無引率自今出入時者老所錄事告議政府給皂隸○獻納趙元禧啓曰今以李崇之為慶尚道監司都事姜子慎亦非文官監司都事以文武交差已有著令且左正言尹恕秩宣教金瑬秩承議而授右正言問諸吏曹曰昔趙安孝為全羅都事成奉祖亦以武臣為監司已有前例左正言尹恕時方病未能出仕皆不啓而除之除授重事也不取旨而在情行之宜鞫問上曰以李崇之任監司非吏曹決其可否也予特除之不可劾也左右正言亦是錯謬也皆勿問之元禧曰當

除崇之監司也。吏曹當據法請之，且尹恕雖得疾不可改差，然亦不取旨，必有其意請鞫之。上曰：李崇之除監司，及左右正言亦一時差錯，小失豈有情乎？雖鞫之終無罪矣。○議政府啓曰：謹按周禮諸侯祭祀，右彫几，本朝諸祀儀式。宗廟祫享儀，每坐皆設扆，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晨裸云奉神主，出詣戶外，神幄設於座。注云：奉神主詣神幄內於几後，啓置設於座以西為上。今宗廟每祭執事者不考諸祀儀式，設几於神座之後，今後依古制，設几於神座之右。從之。○議政府啓曰：正統五年，吏曹請大小朝臣七十致仕，必待自請，方許解職。正統八年，吏曹又啓朝士年滿七十者，自請辭免，未便今後例當致仕者，本曹啓聞施行，自是厥後不待自免，吏曹按籍啓聞置散。臣等謹稽典故，宋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胡宿以為養廉恥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義節。朝廷嘉其言行之，又皇明諸司職掌

凡官負年七十若果精神昏倦許乞赴京面奏如准本府查照
相同方許離職然則宋制與今中朝之法亦待自請然後乃許致
仕也願自今朝臣年滿七十例當致仕者許今依舊自免命下
該曹詳加考覈若其人果精神衰耗不堪任事聽免官職以養
餘年其有名望素著能關有無精力不衰堪任職事者特命仍
舊就職則國家待臣之義人臣自處之道庶幾兩盡矣昔漢街
史大夫張歐老篤請免武帝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魏明帝時
衛尉田豫以年過七十遜位拜大中大夫晉左僕射劉毅年七
十告老以光祿卿歸第唐秘書監虞世南致仕授銀青光祿大
夫弘文館學士宋右僕射李昉請老拜司空致仕左僕射張齊
賢請老拜司空致仕元大德七年中書省奏奉旨今後側近集
賢論林院外其餘內外官年紀到七十三品以下添與一等散
官教閑以此觀之歷代於年老告歸之臣率皆優加爵秩以示
優老之義今依此制當其老臣辭退之日三品以下於其本職
就加一資二品以上取旨 上裁 從之○壬申領議政府事

仍令致仕黃喜卒喜長水縣人字懼夫判江陵府事君瑞之子
生而神氣異凡兒高麗末登第補成均學官我太祖開國被
選兼世子右正字俄直藝文春秋館轉司憲監察右拾遺以事
貶慶源教授官 太宗定社復以拾遺召還以言事罷尋拜右
補闕又以言忤旨罷歷刑禮兵吏諸曹正郎時朴錫命以知申
事以掌機密屢請免 太宗曰卿進如卿者乃可代錫命以喜
薦驟遷都評議司經歷兵曹議郎其丁父憂也 太宗以承樞
府掌軍務且國家多故權從武官百日起復之制除大護軍兼
承樞府經歷陞右司諫大夫未幾擢左副代言遂代錫命知申
事眷待無比專揔機務雖一二日不見必召賜見嘗曰此事爭
與卿獨知之若泄非卿即予勲舊大臣不悅或有言其奸者時
閔無咎無疾等權勢大熾謀害宗支喜與李叔蕃李膺趙英茂
柳亮等承密旨圖之 太宗嘗謂曰若不慎密噬臍無及諸閔竟
敗戊子睦仁海之變作喜適在家 太宗急召喜曰平壤君謀
反戒嚴待變喜曰誰為謀主 太宗曰趙庸也喜對曰庸之為

人弑父與君必不為也及平壤就獄喜請并下仁海撤置對

太宗從之果仁海之謀也其後金科得罪庸亦辭連太宗

會大臣親辨之直在庸太宗謂喜曰昔仁海之變卿云趙庸

弑父與君必不為也果然矣庸始知其言退而感激不能言已

丑秋擢嘉靖叅知議政府事冬又擢刑曹判書明年三月知議

政府事遷大司憲又明年遷兵曹判書移禮曹判書得疾甚劇

太宗命內醫金慥曹聽等治疾問候者日至三四病愈大

宗謂慥等曰此人忠直真宰相也汝輩能療治予甚喜焉遂厚

賞之尋以事罷乙未拜吏曹判書歷議政府叅贊戶曹判書復

拜吏曹判書丙申世子禔失德太宗召喜及李原言世子無

禮狀喜以為國儲不可輕動乃曰世子年少致然非大過也

太宗以喜嘗主議除諸閔欲附世子解冤閔氏為後日地大恐

浸踈之除工曹判書明年出為平安道都巡問使戊戌以判漢

城府事召還及世子廢廢喜為庶人貶于交河許母子同居大

臣臺諫請罪不已太宗遣喜甥吳致善于貶所曰卿雖非功

臣予待以功臣一二日不見則必召見之不欲使一日離左右
今大臣臺諫請卿罪以為不可居兩京間故移置卿鄉貫南原
卿其與母任便俱往又命憲府勿押行致善復命 太宗問喜何
言致善啓喜言皮骨則父母生之衣食僅從皆 上息臣敢背
德實無他心遂涕泣罔知所為 太宗曰業已行之無及也喜
至南原杜門謝客雖同年親舊罕得見其面 太宗知其非實
壬寅二月召還京師喜謁 太宗謝恩 世宗侍側 太宗曰
予在豐壤每言卿事於主上今日乃卿來京之日也命厚饋之
還給科田告身囑 世宗用之十月拜議政府叅贊轉禮曹判
書江原道饑觀察使李明德救荒失策以喜代之喜盡心賑恤
世宗嘉之進拜崇政判右軍都摠制府事仍為觀察使明年
六月徵拜議政府贊成兼大司憲遷吏曹判書遂拜議政府右
議政兼判兵曹事 世宗一日召喜議事謂喜曰卿之在貶也
太宗嘗謂予曰黃喜卽漢之史丹有何罪焉陞左議政世子
師喜之巡問平安也行臺李長孫抗禮辱喜與喜互上章論覈

太宗兩和之及喜執政長孫以通津守當代喜曰此人居官有聲薦為獻納又薦為舍人喜丁母憂不作佛事一從家禮適上以世子將朝京起喜為輔行再三辭 不允憲府劾喜受東坡驛吏賂遺喜又辭 不允冬為平安道都體察使定藥山城基喜以藥山在要衝置寧邊大都護府為都節制使本營喜患下血難治 世宗遣內醫盧重禮賫布往遼東問于名醫庚戌十二月以太石鈞之事罷辛亥九月起拜領議政府事壬子以年滿七十上箋乞退 不允賜几杖又以冬暖無冰燮理無狀辭 不允戊午冬又以雷變辭 不允辛酉 世宗以喜老命只朝朔望喜乞罷 不允癸亥冬又乞骸 不允乙丑又命大事外常行庶務勿以相煩己巳以本職致仕命給二品祿以終其身國有大事則就而問之至是以微恙率輟朝三日官庀葬事朝野莫不驚歎相吊吏胥及諸司僕隸皆設奠以祭前古所無也嘗作遺書示子孫曰吾死之後喪葬之禮一依家禮若本土難行之事不必強從力分所及稱家有無而已虛文之事

一切勿行家禮飲食一節恐致疾病不待尊長之命勉強食粥
依已行家法不作佛事在殯七日澆奠家禮所無佞佛者用智
自私不可行喜寬厚沉重有宰相識度豐姿魁偉聰明絕人治
家儉素喜怒不形論事正大務存大體不喜煩更 世宗中年
以後多立新制喜以為 祖宗舊制不可輕變獨駁議雖不能
盡從多所止遏有古大臣風議獄以寬為主嘗謂人曰寧失於
輕不可枉刑雖老手不釋卷常互閉一眼以養目力雖細字亦
讀之不憚為相二十四年中外仰望皆曰賢宰相也老而氣力
剛健紅顏白髮望之如神仙世比宋之文潞公云然性過於寬
短於齊家乏廉介之操以典政柄頗有簞簞之誚妻兄弟楊修
楊治不法事發喜以出於風聞上書營救又欲易其子致身沒
官科田亦上書請之又以黃仲生者為孽子出入於家及仲生
犯死罪乃以為非己子變姓為趙人多惜之卒之五日 上遣
鄒承旨姜孟卿議于政府曰欲以喜配享 世宗廟庭何如金
宗瑞鄭叅詳謂等曰喜為首相二十餘年雖無汗馬之勞贊襄

之功甚大得大臣體配享先王足人聽聞命配享世宗廟
庭謚翼成思慮深遠翼為相克終成子致身保身守身○初西
北沁江郡邑因去年水澇田禾野草沒於泥沙餘者亦帶塵穢
頭畜食之者疲困而死耕牛戰馬公私殆盡定寧郡調習馬本
二十匹而死者十九其他郡縣人家與遼東及野人之地皆類
此自野人中來者言此時斂精兵一二百騎入李滿住等窟穴
則羸人困畜一舉可盡滿住及童卜化禿等嘗假稱達子屢寇
遼東俘掠邊氓畏其來討自原居蘇子河移住几兒彌河阿坡
里等處與江界渭原相距才二三日程此輩自癸丑北征之後
絕不往來今因年饑指揮千戶百戶携妻挈子來索米鹽絡繹於
道國家以為從之難繼不從生釁給以升斗於江邊城外略饋
酒飯慰諭而遣之彼欲壘受才去復來期於苟得我亦連年凶
歉邊諸罄於救荒以是難之時漢人被虜者多隨以來知渭原
郡事張緝有膽勇者也知其為漢人具戎服領士卒而出奪漢
人楊哲等入城其首虜取金帶帶之謂緝曰我中國官人也團

練使何得無禮奈爾緝叱之曰爾受天子之爵命而虜天子之人民是賊耳敢稱官人乎酋口噤不得語緝前後所奪漢人二十餘名野人被奪或有垂涕而反者聞者壯緝之為人而朝議以為輕易卒為監司所貶卜化禿凡察之子虜中之驍勇者也平安一道自昇平以來野人賓服邊境無虞民物蕃息山巔水涯墾田無遺世宗初年人民之多亞於慶尚而諸道不及自北征邊務日興築城之勞防戍之緊加以饑饉疾疫且都節制使或置或革或分左右道或合為一或監司兼之或宰相領之移營置鎮殆無寧歲十六七年間民之死亡流離者十六七田卒汚萊滿目蕭然人之存者亦皆喪其樂生之心上即位停築行城量減戍卒募土人選為甲士銃筒衛除官給廩人樂赴防而民力得蘇矣觀察使鄭而漢飭厨傳媚賓旅喜名好譽而道內尤多事焉○癸酉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司醞署酒庫火命承旨權蹲往救之○上引見金宗瑞鄭恭許詡及姜孟卿等議曰各道監司兼守令率妻赴任之法大小之臣多言

其弊今者監司三人遞差罷率眷赴任之法復行一周何如金宗瑞鄭萃許詡等啓曰大抵人情習於已行之法而憚其新事故監司三年之法厭之者衆而爭言其弊然任人之道久於其任為貴前者監司一周之時凡干刑獄之事及民生疾苦纔及知之而輒滿其期東西兩界監司亦一體也兩界則監司兼守令率妻赴任已久無弊何獨於他道有弊乎仍舊為便姜孟卿啓曰前日命臣議此事于政府南智安崇善等曰監司兼牧之弊臣等雖不開陳 聖上洞知其弊姑舉一事言之大抵兼牧之官皆是土廣民多難以牧使判官治之尚不能也况以判官一身進退監司之前往來使客支對之不暇何能治官事申民抑親斂散乎莫若一周之便 上曰監司兼任之弊衆人之所言謀從衆則合天心予意以復行一周為定今大臣皆以久任為便姑從之金宗瑞等啓曰軍資監藏軍糧之庫也所係非輕而間在閭閻垣墻頽落宜築垣墻備盜賊防火災姜孟卿啓曰中朝倉庫皆以磚為壁塗以石灰本國倉庫亦燔磚築壁用石灰

塗之則雖有火災亦不延燒而穿窬之盜可防矣 上曰果如是其令政府磨勘以聞 上又曰有人云烽火之設所以報邊警也多在高山大抵山高則朝暮霧暗不能通望予惟我國山川險阻若非高山則不能遠望也然回遠不宜屢及小山可當者間或有之訪問何如金宗瑞曰然仍諭各道監司親審便否以聞宗瑞等又啓曰本朝人口之數不可不知降保之法非不至也而京外人丁多有隱漏者誠非細故驛吏等亦不錄軍案實為未便 上曰卿等之議是矣如何則戶口自見而無隱漏之丁乎古有彌牌之法何故而中止歟金宗瑞對曰我國軍額不滿六七萬小臣日夜思之未知其方外方閑良無役者甚多請抄錄以為府兵各屬其邑其中有武才者上京侍衛無才者以其仕多加散官職以增軍額為便彌牌之法行之可以無弊然民厭其法中外譁然不得已而遂寢 上曰彌牌之法不可卒然復行其戶口之法令兵曹議之 上又曰今朝司醞署酒庫火大抵火災出於不虞然昔內膳失火皆言奴婢等盜庫中

財物恐其敗露故燒滅迹其時鞠之亦未得情然人情多詐不可不察吾欲令義禁府鞠之如何皆曰上旨允當即命義禁府鞠之○甲戌日背見圍數重東背西揭色如虹○親傳先農祭香祝○乙亥兵曹啓曰司禁呵衛大駕前後須當差以壯勇者今必以三品為之因此遴選未精或不稱職今後三品乏人擇四品可當者為之從之○丙子議政府啓曰臣等聞明日詣英陵行晝茶禮今日氣候寒冷道路凍險請待望時謁陵從之○獻納趙元禧啓曰都官佐郎尹岑以知曹事安崇孝相避陞授宗簿判官岑亦知吏曹姜孟卿妻堂兄弟於孟卿有相避而起遷若此請劾之且金礦亦宜改正上曰金礦予當改之尹岑其日除守職者非止此人何不可之有元禧啓曰吏曹以相避之人薦望固為不可釋此不治猥濫之弊不可勝言上曰吏曹無罪尹岑予其改之○前此以黃喜許稠崔閔德申槩李隨為世宗配享至是皆賜祭祠堂諭以配享之意其賜喜教曰喪盡三年之哀方升祔於大廟臣能一心而輔盍

追配於寧王匪出私恩實稽舊典卿風彩凝峻器宇宏深執守
之堅確乎不拔學問之正卓爾甚高進退皆合於義喜怒不形
於色以休休有容之量懷蹇蹇匪躬之忠適際會於昌期夙遭
逢於皇祖作耳目之官而綱紀自肅居喉舌之任而啓沃弘多
贊襄沮免謀默除王室之禍忠直真宰相深荷明主之知杖鉞
二道而吏畏民懷判書六部而政修弊舉專對上國之辭命叅贊
廟堂之論思 昭考倚以為心腹士林仰之如山斗班躋一品巍
居軍府之中位極三台儼作庶官之表臨決大事大議稽疑實
同於著龜爾有嘉謀嘉猷告后常先於藥石期君於無過之地
理民以不擾為心法度不欲其紛更論議務從於忠厚秉政十
六載人才入藻鑑之明首相卅四年國家安磐石之固九掌試
而皆稱得士十乞骸而猶曰弼予有疾則藥餌必頒優老以几
杖之賜身事四世而忠義益篤壽登九旬而德位俱崇允矣人
主之股肱展也邦家之柱石方予在疚之始適卿致仕之初然
大政必就而咨謀賴賢相永為之倚毗何遽遂攀髯之志俾予

興亡鑑之嘆大臣輔國之心應無間於存沒人君崇德之典宜
克全於始終特論賜謚之榮俾躋從祀之列於戲記功宗而秩
祀庶幾周誥之共貞迪 高后而降祥罔俾殷盤之專美尚期
貞魄膺此寵章教許綢曰盡忠益時克著非常之績紀功作祀
宜加莫大之惠茲乃有國之宏規抑亦在庭之公論惟卿持心
敬慎制行方嚴學問究於淵源既明體而適用才養臻於光大
堪輔世而長民適際亨嘉早擅敷歷簡擢允孚於輿人之望恩
遇益隆於 昭考之時秩春官之禮儀公吏部之銓注鎮定廊
廟為萬世之具瞻斟酌古今得一時之專美任股肱之責歷肝
肺之誠孜孜乎勤以處官慄慄然惧以臨事有謀猷必以告所
期堯舜其君非仁義未嘗陳蓋恥漢唐斯世四朝能盡其勞瘁
一節不渝於始終固蹇蹇匪躬之王臣亦休休有容之君子較
功與德如鄉畿人肆躋元祀之班庸配闕宮之享於戲受命篤
弼當無間於幽明迪后降祥庶咸休於永久教崔閔德曰折衝
禦侮克著人臣之茂勲崇德報功式稽先王之彛典茲惟公義

匪出私恩惟卿生于將門擢自武舉勇號萬人之敵識洞六韜
之奇事我世宗篤承睿眷入司兵柄馭軍以恩威出典藩維
却敵於談笑持身有清儉之德行師有紀律之嚴昔在東征卿
為副帥按兵而坐鎮境上參謀而指揮諸軍北虜為奸邊民未
靖丹卿專制之任整我問罪之師奉行天誅進如虓鬪畢燔羣
醜蕩覆梟巢揚國威於殊邦奠民居於疆宇進位台鼎元首股
肱留鎮塞垣北門壯其鎖鑰兼將相於出入關國家之重輕念
茲武功宜膺殊禮肆於祔廟之日俾與侍祠之班於戲終始不
渝既篤弼於先后幽明無間庶敷祐於後人教申槩曰篤忠貞
而服勞實為應時之良佐記功宗而作祀宜示與享之寵章寔
遵成規匪出私意惟卿端方有守清介無華學窮經史之文識
貫古今之變封章抗疏凜乎爭臣之風獻議陳謀皆切當世之
務昵承三接之寵擢居具瞻之班靡言不從施為飾太平之具
吁用則學展布盡窮養之資嘉績多于一時休聲振於後世特
躋從祀之列庸錫報功之儀令典有加情文斯稱於戲生作弼

於邦國既有共貞之休沒配食於廟庭克成永終之譽英靈不
爽異數其歆教李隨曰王者必有師資之儒元臣必膺功載之
興所以尊崇碩德優異舊人維古今之通規實邦家之盛禮惟
卿天資端重性行溫醇學問詣於精微語默足為師法事世
宗於潛邸有甘盤之舊思講論從容蓋有學焉之益德業成就
無非教者之功故乃宸眷之加班以夏官之長待遇日厚寵渥
益隆不幸云亡追念每切屬茲升祔之日益舉配享之儀於戲
君臣之間幽明則一以功作祀既昭祐於先王與國咸休期永
享於萬世○以世宗祥期命請大君及右承旨朴仲孫往大
慈庵設佛事○三道都體察使鄭奉請築忠清道瑞山邑城及
慶尚道蔚山柳等浦石堡泗川鎮城從之○丁丑視事○中
樞院副使趙由禮辭職曰今聞憲府以臣祖母金氏有咎請改
差臣訓練提調臣祖父趙禾與異姓從弟亂臣朴苞有隙苞詐
以祖母失行因事啓達自此傳疑遂成瑕玷大抵善善長惡惡
短祖先痕咎及於子孫漸從末減今以不實之言於祖母死後

二十餘年更生重論覲面而辭心所未安請罷臣職不允
上女敬惠公主因幼避厄於由禮家遂稱為收養由是由禮得
至二品○遣判軍器監事尹處恭于羅州等處內贍寺尹鄭自
濟于龍安等處吏曹正郎權孝良于忠州等處宗簿少尹李皎
然于牙山等處暗察收稅時不法之事○義禁府提調朴從愚
韓確李思哲等啓貞懿公主家所出庚戌年柳漢片簡所署名
署大體皆如柳漢所著而其畫札形樣不快似不如真且守敬
等言於都官云此簡真父所著名且云公主家所出之文非我
微劣者所能得辨臣等咸疑此非公主所知之事中間如金孝
止等輩用謀而然上即御思政殿引見從愚等命入柳漢所
署署名及奴婢文案○命召持平李孟英曰聞僧人二十餘名
限前已見欲納丁錢監察不納限前已見者許令納之且以何
事拷訊僧尚瓊乎若奸或盜則拷訊可矣此僧何罪孟英曰此
僧私造佛三軀事覺不承故拷訊仍啓曰李師曾以慈山郡事
改除昌城府使昌城國家受敵要害之鎮師曾雖稍有武材今

因墜馬不得執弓矢如有事變將何以待之且慈山則六期而
昌城則三年而適於義未便 上曰僧人若犯奸盜拷訊宜矣
以為造佛而加刑未可宜速放之李師曾文武兼備予以為得
人今雖不能射御坐而布置足矣佛者人君亦且致敬予聞憲
府以纒索結佛而來然歟孟英曰若路間結以纒索巨未之知
也到府臺卒共擡而入以紙裹結纒索則未之見也 上曰入
見之際以纒索結裏有迹否且賫來人何人也孟英曰迹之有
無臣未之察也賫來人則書吏及臺卒也 上曰佛之形貌何
如已畢造乎孟英曰佛有三二則至大難舉一則大如人體皆
已畢造而泥金 上曰佛者人君稱為弟子所當尊敬者也若
等置之卑下處猶不可也若破毀是尤不可也宜置之興天以
尊敬之孟英唯唯無一言而退人莫不鄙之○上謂承旨等曰
鐵物吹鍊重事也近年以來京外用度浩繁民之措辦每歲不
停予甚慮焉其令戶曹考中外鐵物實數及每歲所納斤用之
數計勘量度或數年或一二年停吹鍊如未得以年停之或春

或秋停一次亦可春節則妨農害民尤可停之○諭忠清道都
觀察使曰有人言扶餘縣地病氣相染二三村落死亡殆盡當
時得病幾口已差幾口物故幾口乎細問病狀以啓○戊寅平
安道都觀察使鄭而漢啓知渭原郡事張緝奪野人率來漢人
上令承政院以政府議草諭平安道觀察使書孟卿草之曰
張緝未有國家之指揮徒以己意示威奪取頗有圭角有違國
家羈縻之意今後雖知為唐人若非顯然自說願留者不必強
奪慎勿生釁密諭邊將曲盡布置所諭事意毋得漏洩 上覽
之曰漢人之事事干上國不可如此下諭當略書微示孟卿更
草之曰待彼人之道要須羈縻不露圭角務以安邊而已今後
漢人或有隨野人來者毋以威脅與主管野人等誘曰上國人
民公然率到我境則不可不解送也反覆曉諭而留置毋或示
威脅奪以生邊釁 上覽之曰此諭書二道皆下政府議其便
否予意以為雖使之秘密諭以文書則不露難矣下諭書不可
政府啓曰 上旨甚當除諭書書其辭緣遣知印付觀察使觀

察使密見面囑首領官因巡邊潛說為便 上從之即遣知印
韓承錫于平安道○已卯謂 英陵還宮議于承政院曰吾欲
加守陵官侍陵官者職議于政府政府皆曰不可欲給田地奴
婢亦皆曰不可然而三年行喪不離陵側欲施獎勵之恩若奴
婢當給幾口田地幾結乎姜孟卿啓曰前者左議政南智守
昭憲王后陵加崇政判中樞院事喪畢後只賜衣一襲笠靴鞍
馬侍陵宦官李栗只賜衣一襲笠靴無他恩數今也守陵官爵
位已高不可驟登侍陵宦官則今已嘉靖中官之爵皆限嘉靖
不可陞資憲臣意以為賜崔濕奴婢四口田地二十結以酬其
功似無害也 上曰然其賜李穰奴婢六口田地五十結崔濕
奴婢四口田地三十結○庚辰 上詣 輝德殿上食○咸吉
道龍津縣火塊墜地陷周回三十一尺五寸 上命遣使行解
恠祭○辛巳 上詣 輝德殿釋練服御淡服行大祥祭 上
曰 英陵還宮時呈狀駕前者頗多今駕前呈狀者皆據法抵罪
無乃舍冤抱屈而未伸乎觀其狀果有冤抑之事則下彼司以

伸負屈何如姜孟卿啓曰設百司庶府各治其事如有官吏不能辨治而有冤抑之事京中則呈主掌各司外方則呈守令監司如不究治具告憲府憲府亦不究治乃來擊鼓由是民情固無壅屈而皆得伸達况行幸之時陋麤雜人遽爾突出亦甚不可宜勿問是非皆抵罪不可取實論決 上曰無知人無乃不知而觸禁乎其更磨勘以啓○上命吏曹曰今後守令除授時都目法當外叙者外其餘時散官備三負薦望○工曹判書鄭麟趾啓曰繕工監諸色匠人皆屬于都廳故本監頗有闕事請罷都廳 上曰予更思之 世宗末年始別置都廳使李命敏掌之命敏筮仕以後屢受罪未立於朝自掌營繕或營寺社或建宮闕因受賞職以副錄事不數年驟至四品工匠多歸附納賂因得富○壬午議政府六曹二品以上詣闕賀終制請進肉膳 上曰當時佛事未罷不可食肉更請曰 殿下即位之初當法古先哲王豈可以佛事轍肉膳 上不允○英陵守陵差備奴十八人命饋酒放役陵直崔昕陞二資鄭而元陞一資○

置東宮嘉禮色禁中外婚嫁○癸未視事刑曹判書趙克寬啓
曰近者公廨係官之物非但穿窬竊盜乃至擅開鑰封公然盜取
典農寺廣興倉被盜布貨甚多典農則時未知數廣興倉則布
幾至七千餘匹此專是官吏開閉之際不曾親監委諸庫子臺
監亦不親自點檢之所致也乞自今開閉之時本司官吏及監
察親監上直官亦躬親巡倉右議政金宗瑞啓曰本國軍國也
馬政最緊牧場不為不多然馬匹歲增水草不足臣與提調趙
順生同議可作牧場凡十處三處則徙民移邑之弊不貲其餘
七處請差人審視移放 上曰移邑固大事姑於閑曠處移放
為便仍命承政院曰錢穀衙門直宿官吏昏曉巡倉及請臺出
納之際本司官吏與請臺監察親監開閉等事令戶曹申嚴舉
行牧場亦於秋遣人審視○輪對 御經筵○咸平縣監李調
元辭 上引見曰守令委任字牧所係非輕京中各司共治庶
事處決易外方守令則獨任庶務處決甚難且全羅道土地沃
鏡流亡人多區鄉村務詳刷還斂散耕作不可失時當盡心以

副予意○全羅道都事柳孝潭黃海道都事文汝良等辭上
引見曰東西兩界民物鮮少皆流入全羅道土沃之地爾往就
職務詳刷還黃海道邇來失農非丙寅丁卯兩年比也往盡救
恤予聞民間傳染惡疾今稍歇益加救療副子憂懷○甲申霧
四塞○視事輪對 御經筵○知韓山郡事權雍辭 上引見
曰近來國家事多常貢外歛民最多以不得已之意曉諭於民
務盡字恤以副予意○立 英陵碑判書鄭麟趾撰碑文安平
大君瑢篆額書丹○以金聽知中樞院事鄭昌孫藝文提學李
邊兵曹參判朴仲林工曹參判成奉祖司憲府大司憲李先齊
慶昌府尹崔善敏刑曹都官佐郎善敏士威之孫肇之子也善
敏之母居果川縣貌美而不順於夫夫不與同居念知中樞院
事成扱嘗守仁川往來其家頗有醜聲肇容貌麤率行止齟齬
妻常謂人曰吾於族會日若見吾夫則愧不若人報報然不能
正視後欲嫁他人有人言曰背夫當斬遂止善敏賴妻父成奉
祖蔭屢拜華秩○監春秋館事金宗瑞等將新撰高麗史節要

以進箋曰臣金宗瑞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竊謂編年本於左
氏紀傳創於遷史自班固以後為史者皆祖述遷史而莫之違
者以規模宏博而著述得以該備也然不免冗長難究之患此
史家之互有長短而不可以偏廢也粵維高麗起於唐季以雄
武而剋羣克以寬大而得衆心遂建大業以裕後昆迨夫立郊
社定章程興學校設科舉置中書摠機務而體統有所繫遣庶
使察州郡而貪污不敢肆府衛之制得寓兵於農之法田柴之
科有仕者世祿之意刑政舉品式備中外寧謐民物殷阜太平
之治可謂盛矣中葉以降不克負荷內為嬖幸之所惑外為權
姦之所制強敵交侵干戈爛熳陵夷至於假姓竊位而王氏之
祀已不血食恭讓反正竟以昏懦自底於亡蓋天生真主以靖
夷我民固非人力之所為也 太祖康獻大王首命輔臣纂修
歷史 太宗恭定大王又命讎正謬誤而竟未就緒 世宗莊
憲大王以神聖之資闡文明之化命臣等選辟僚屬開局編摩
先修全史次及編年臣等祗慄奉承不敢少懈不幸書未進御

而奄棄羣臣 主上殿下恭承先志今臣等竣事願嘗受命於
先王不敢以荒陋固辭越辛未秋書乃克成於是又哀集事迹
之關於世教者制度之可為矜式者刪煩就簡表年叙事以便
考閱然後四百七十五年三十二王之事包括無遺詳略畢舉
而史家之體始若粗備雖文辭鄙俚紀次不精而於善惡勸懲
小有補乎治道清讌之暇時賜省覽懋稽古之盛德恢經世之
大猷使斯民咸受其賜不勝幸甚所撰高麗史節要三十五卷
謹隨箋以聞宗瑞啓曰他國之史尚且求見况我國之史乎大
臣頗有求觀者宜速印之頒諸中外且本史雖未悉事迹然捨
此則他無可考之文倘不速印則恐至蠱損亦宜速印藏諸史
庫 上曰史者欲示後世以為勸懲不可隱諱當印而頒之初
太祖開國命鄭道傳撰高麗史道傳以所掌事多委之僚屬
由是脫漏甚多 太宗命河崙讎校 世宗命尹淮改撰比鄭
草稍詳同知春秋館事金孝貞以為尹淮所撰又失於脫略不
可傳示後世乃命權躡撰之躡與安止南秀文撰錄裒集詳於

二家然任其好惡筆削不公事發命金宗瑞與鄭麟趾等撰之
宗瑞等以為編年難以詳備乃從紀傳之法分科責成令崔恒
朴彭年申叔舟柳誠源李克堪等撰列傳盧叔全李石亨金禮
蒙李芮尹起畎尹子雲等分撰紀志年表宗瑞與麟趾許訥金
鉉李先齊鄭昌孫幸碩祖等刪潤之時礙止秀文新得重罪史
官皆局促不得刪削頗有煩亂冗長處然史家體例始備至是
集其切而要者撰史略以進○乙酉視事戶曹判書尹炯啓曰
邇來倉庫竊盜相繼各處庫直皆赴他役甚為不便自今雖有
功役勿令簽移他處常令守直從之○輪對御經筵○碑
石所提調鄭萃等立碑來復命上曰今碑石甚大豎立最難
寤寐未忘今事竣予甚喜之仍曰葬地利害之說皆不足信然
陰陽家必見山岡定吉凶英陵旁近山脉昔為人往來遂成
蹊徑山岡斷絕予不忍焉今春節欲役方牌六十及當領船軍
補築山脉鄭萃等曰山岡斷絕宜當補脉然三年終制後諸處
營繕及修舊處頗多京軍似不可役臣等謂今船軍一千名除

百名役于興仁門以九百名或役穿川峴或役健元陵則力分
恐未易成除他役共赴英陵則事可易成上曰卿等之言
甚善若民力不足則穿川峴健元陵之役雖待來秋可也且葬
地忌石礫補土毋用石礫鄭奉曰石者山骨陰陽家亦不忌之
然專用土築之亦何難乎上曰然○大慈菴法會罷上以

世宗大祥設會日遣承旨往監之凡五日而罷僧人八百賜
鉢綾羅段黃紬袈裟有差外護僧二百七十餘人賜綿布有差

○丙戌御思政殿引見守陵官李穰侍陵宦官崔濕等賜宴諸王
子皆入侍上手執觴賜穰濕賜穰段衣一襲○始撰世宗

實錄許詡金銑朴仲林李季甸鄭昌孫幸碩祖等分年撰修皇
甫仁金宗瑞鄭麟趾摠裁監修時史官多避忌史草或有墨抹
塗竄者或只謄承政院日記以塞責耳○己丑正朝使遣通事
高用智報東寧衛千戶金寶賚勅出來上命支待諸事一依

王武之例以同知中樞院事金何為遠接使賚宣醞發行召南
智金宗瑞鄭奉李穰安崇善許詡命姜孟卿朴仲孫傳旨議曰

王武請授其族金丁等職事何以處之皆曰王武專掌遼東軍務本國後門諸事無不揔執授其姪弟職令侍衛為便 上曰太監尹鳳請送其姪吉生何如皆曰吉生已為尹鳳立後於生父降服明有著令入送為便 上曰尹鳳召正朝使宣諭聖旨曰打捕海青以進何如皆曰今 皇帝踐祚之初詔誥天下曰今後珍禽奇獸毋得進獻又於各衛若有來獻珍禽奇獸則阻防不入今無詔書而但以尹鳳宣諭之言輕易進獻不可莫若預養海青使尹吉生更聽尹太監指揮然後進獻猶未晚也 上曰當皆從卿等之議又問使臣出來時用樂與否皆曰當時喪制未畢不可奏樂若使臣回還時禫祭已畢則奏樂如此則使臣亦知即吉矣 從之○庚寅遣同知敦寧府事安進于安州宣慰使臣○奪全羅道置處使權益慶職牒論以賊吏益慶當世宗初喪率妓妾駕麒麟置旁近茂珍農舍給什用糧物纒過練期召置營中令妓受驛吏贈遺且毆殺無罪軍官又常縱恣宴飲無忌前此為慶尚道處置使多備財物潛移于家雖鎮

卒亦鄙之○辛卯遣中樞院副使趙由禮于平壤宣慰使臣○
前此部令咸子又陳言命議政府議之至是政府議啓第一條
大明律拒歐追攝人條云凡官司差人追徵錢糧勾攝公事而
抗拒不服及歐所差人者杖八十本犯重者加二等律義專是
官司差人追徵勾攝之際抗拒不服及歐所差人也今用刑
諸司罪囚覈問之際雖本係答罪之人不即招服者以為抗拒
不服率用是律濫入杖罪誠為未便願自今情涉可疑不即納
招者不過本犯答杖之罪議曰正統二年蕪成均注簿宋乙開
陳言一款律文內勾攝公事追徵錢糧等事抗拒不服則杖八
十今內外官門凡人訴訟及奴婢相爭取招時以自心未慚不
承則不論本罪答杖輕重皆坐以杖八十有乖 聖上恤刑之
意臣謂抗拒如其非道則猶可矣若官吏非法肆威抑挫強令
承服則誰不欲抗拒哉臣願抗拒不服者並論本罪輕重竊謂
官吏如有挾私任情恃勢肆威非法理侵虐強使取招則抗拒不
服可矣若辭證明白義合服招奸詐之徒飾辭強辨抗拒不服

則其抗拒之罪不可不懲謹按律文抗拒不服者杖八十本犯
重者各加二等則律文之意雖本犯笞罪抗拒不服則加杖八
十若依陳言只論本罪輕重而不論抗拒之罪則奸詐之徒何
時而止哉乞依律文施行但其非理取招官吏許令京中司憲
府外方監司從而審駁第二條獄具圖用杻之法男子犯死罪
者用之犯徒流以下及婦人犯死罪者皆不用外方守令不知
此法笞杖之罪以一時之怒並皆用杻有違律意且析寒雨雪
以於繫縲或至凍裂痛憫莫甚願自今使中外官吏一從律文
如或有違許囚家屬陳告繩之以法議曰此已行之法令獄官
以時考察第三條刑物校勘已有成法然較板之鐵年久磨擦
不數年間鐵孔漸闊笞杖之制日益差大因而致傷人命容或
有之願自今京外較板之鐵令刑曹每三年一次依法制造中
外分布當決罪之時京中則堂上官外方則各官守令親審校
勘然後決罰俾免重傷議曰刑物較板每年秋節監司巡行親
審依律文內刑杖分數較正小有不中依法改造如有木板改

以鐵板京中則司憲府考察第四條京外獄囚救恤之方每降教旨奉行遵守然其中有妻子罪囚則救恤無虧無妻子貧寒囚及他官移囚者救養有缺且其官守令徒謂死囚冬夏不備溫冷囚人躡嚙垂頭飢寒迫切或因之隕命其救囚之方京中則刑曹憲府常加考察外方則監司雖或考察過行之後亦復如前願自今外方獄囚其道檢律醫貧驛丞因公務過行之際出其不意依式檢察議曰續刑典獄囚救恤條云獄者所以懲有罪本非致人於死司獄官不用心考察罪囚當祈寒盛暑或罹疾病或因凍餓非命致死誠可憐閻京中則刑曹掌禁司官負外方則各官守令每朔無時身親考察常使獄內潔淨若無養獄者官給衣糧如有病囚隨即救護其不用心奉行官吏京中憲司外方監司嚴加糾理且獄囚救護之方既具令甲猶慮未至屢降德音務令救恤然而近年以來外方獄囚隕命相繼者竊疑官吏陞黜之法未立故怠於奉行耳或拷訊違制飢寒逼切醫治不勤而致之者其守令隨即科罪罷黜若涉於賤

昧未得結案而一年二人以上致死者至殿最時憑考施行義禁府典獄署罪囚有死者鞫劾論罪以為恒式京外掌獄官吏亦依吏典為首條並論申明舉行第五條醫員一人專為囚人救療常仕典獄署若有病囚則施藥救治但訊杖傷處則全不救治杖瘡深入肌膚終年不愈終致殘疾誠可憐憫願自今京中則差備醫員外方則醫生每當囚人拷訊之後用湯藥水洗去傷處又施適藥使其杖瘡不入肌膚議曰己未三月初九日府啓目典獄月令醫員皆以權知定選未便惠民局濟生院祿官權知中精於醫業者差定如有病囚隨即救療祈寒暑兩獄囚衣服飲食疾病居處形止祿官晝夜考察違者論罪己曾立法但奉行者未至請申明舉行從之○壬辰持平金閏福啓曰南原府使尹處信性殘酷杖殺六七人聞白鵲飛集境內遣人打捕而求禮縣先捕之處信怒杖所差人等八十又徵布各五匹監司劾問而未竟然鷹師林珍以進上鷹子故失之罪打膝下一十仍發腫踰月而死百姓萬生以打魚軍放送之罪受笞

五十因病纔經一旬而死雖未的知事端已露處信於殿最居
上監司必不強劾處信昔守珍島嘗以殺人論罷守令者父母
斯民之職當以愛民為心今赴任未久害人尚如此六期之內
人之被毒可勝言哉請罷此人 上曰今以若等所啓觀之則
事在赦前罪名未著不可無因罷黜予亦聞處信性強暴○諭
平安道右道都節制使李昇平曰野人水合過涉時則厚待給
糧水合未得過涉則遽絕之竊慮生釁野人到江邊請涉則答
云無舟楫過涉為難若說委來事則答云當傳報邊將如其覓
糧而來則依前例量給還送若強請過涉則汝等既得罪中朝待
之為難若忿怒則許二三人渡江人云問延以下義州以上有
可渡淺灘野人等深知水淺或有徒涉者令把直人常時痛禁
毋使過涉○姜孟卿啓曰昔 世宗求言臣條陳數事其一曰
駙馬初拜從一品從二品所以尚公主翁主而與妻齊職也不
幸早孀則以其夫亡不給祿俸有違親親之義請准夫職給月
俸以厚其生 世宗嘉納令禮曹議之議駁不行臣今又覆思

之公主翁主王女也安有以王女不幸早孀而無收恤之條乎
上曰此議是其令政府議之政府啓曰謹稽古制唐王真公
主為道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乃叨主第食租
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宋秦國長公主
降左衛將軍王承衍開寶三年封昭慶公主至道三年追封長
公主咸平四年公主上奏自王承衍卒後供億稍闕帝特增月
給鹽五石厨料米麥各三十斛以此看詳自古帝王之女駙馬
卒後賜給米麥已有成規本朝公主翁主駙馬卒則供億有關
實為未便自今公主祿俸准從一品翁主祿俸准從二品以一
年四孟朔頒賜米豆及麥之數分半於春秋兩等賜給從之○
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都觀察使金文起平安咸吉道都
體察使皇甫仁曰同封政府所啓事目看詳布置正朝使事目
正月二十六日建州衛野人李愚許童奴高等見兩使云我管
下人二戶逃歸貴國後門前者奏達朝廷欲勅貴國回送一廣
寧王御史曰聞建州衛人十一名往在後門我記他姓名 殿

下拿此人等送付朝廷王御史言今十一人往在狼甫兒幹之
第宰相等達于 殿下須將拿來一遼東王璜言李滿住年前
赴京到廣寧告于都御史云我的搶去人口當盡還但凡察三
子不花吐帶領頭目十人往朝鮮後門截在此等我管不得宜
當勅朝鮮拿來以此王御史奏達朝廷亦實聽勅本國一奏聞
使事目二月初九日到廣寧通事金有禮問於掾史彭宗曰金
保直到後門乎宗曰但見 殿下交割勅書而已看詳事目十
一人往在後門之語非獨指平安道後門必指咸吉道後門其
曰不花土帶領頭目十人往朝鮮後門又曰今十一人往在狼
甫兒幹家則其為咸吉道後門明矣滿住之訴如此而朝廷之
勅又如此本國不知十一人到甫兒幹家與否而回奏似難雖
實到本國不曾措置而遽以拿來為難回奏亦為未安必使人
探知然後乃可回奏且今勅書未到不可遽使檢刷然都節制
使遣親信野人或遣通事勿露受勅之意但以賞賜之意誘說
則庶或率來唐人或自有自來之理若勅書到後差人往求則

道啓遙隔使者交割勅書隨即回還則已若必欲根同回奏使
解赴京師為辭久留則弊不可勝言熟議布置○雷○三月甲
午朔御經筵同知經筵事李思哲啓曰三軍鎮撫本擇秩高有
名望者故軍士畏服不敢犯禁今皆秩卑庸劣之徒軍士不畏
而輕犯請擇人充差 上然之即命兵曹曰三軍鎮撫職掌軍
務所係匪輕自今宜擇顯秩有武略吏材者注擬○司憲持平
金閔福啓曰前日請罷南原府使尹處信教曰當時罪名未著
臣等更詳考之部民朴珍受杖九日而死萬生受杖十一日而
死且處信前守珍島濫刑殺人事覺罷職性本暴戾請須罷黜
上曰予當更思之仍問承政院曰若等亦聞處信之事乎
僉曰但聞珍島特殺人南原所犯則未之聞也○乙未視事論
對御經筵○初鄭發為慶州府尹聽子妻父李希信之請壓良
為賤判官朴延世亦不可否阿意贊成義禁府覈論杖一百身
充水軍以經赦只收三人職牒○丙申視事輪對御經筵○惠
政橋北廊火○命罷南原府使尹處信從憲府之請也○司諫

院啓曰六曹郎廳限三十箇月今朴元貞以工曹佐郎未滿三
十月陞授五品遽毀成憲甚為未便且閔謹托疾在中道已經
二三月請須拿來治罪况謹之所犯衆證已明而濫用之物皆
民膏血不可不痛懲倘真有病則請別遣義禁府官吏鞠之辭
連朝官頗多不可不速辨 上曰元貞子實特陞何毀法之有
閔謹已令遣醫審之○風水學文孟儉上言一 健元陵丁字
閣與碑閣坐地本自低平左右腋水交會於此而溝渠狹隘故
春夏雨水則窒塞浸潤未得疏通秋冬冰湧則神路磚石與碑
閣階砌浮動差危誠為未便乞左右之渠深鑿疏通毋得卑潤
一健元陵洞口龍山之端人家近逼耕田開路損傷和氣且火
災亦可畏也宜移他處一 獻陵 英陵午未方水直入明堂
雖其吉水直入未安引流開渠作玄抱揖之形勿令直入一 燾所
百裨所在兵家所屬尤為嚴敬今在禮曹墻外逼近人家卑穢
莫甚請移淨潔高靜之地一今我郡邑明堂之水本無源流左
則戶曹之泉右則司醞之泉實是明堂之源流不可不清今司

僕寺在左泉之邊馬糞積在污穢其水實為未便願移司僕於
開川邊俾流穢惡以清明堂之水一明堂左水與右水相會交
流衝動有相激之勢兩水之間宜作一團小石山毋使相激一
大抵已午來山安倉堆木必有火災乃其理也今國都豐儲廣
興倉軍資監自崇禮門至廣通橋皆積倉廩恐有火災宜移他
處以避火災一明堂水口作三小山各植樹木鎮塞水口乃古
人之法也今國都水口之內古人作三小山各植松木然此小
山不在水口而反居水口之內且頽圯低微松木枯槁今普濟
院之南旺心驛之北作小山或三與七栽松與槐柳令窄水口
幸甚一水口人居稠密倉廩堆積然後山水之氣留泊固有理
也今水口門外禮成坊人家稀少實為未便人民欲居者並令
折給一天文地理本為一體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故天有銀河
地有黃河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天有三垣地有三垣皆天文地
理之自然也是故古昔聖人仰觀俯察以建京都今我國都上
應天星而三垣之象昭備矣中有白嶽而萬水千山俱朝一神

千形萬狀更無異情真可謂天上北極紫微垣也東有樂天亭而百源來聚是亦天上天市垣也西有迎曙驛而橫城水遠是亦天上大微垣也樂天亭與迎曙驛將建離宮春秋駕幸之地雜人墳塚不可不禁且禁葬之法雖外方朝廷使臣所經路邊勿令安葬而况都城十里之內四時觀稼遊幸之處而塚土纍纍臣心以為未便非特此也樂天亭衍禧宮相距四五里之內丘塚多在極為未便樂天亭迎曙驛旁近墳墓勿論新古並皆遷去隨其山脊岡壠皆種樹木禁伐禁耕培養山氣以資萬世無窮之用一都城三水合集之下當安穀廩留其山水之情伏望全羅忠清道漕轉自海外而貢進者入積於龍山倉慶尚江原道漕轉自水上而貢進者入積於豆毛浦以留山水之情一歲義門天柱之位也人物踐履未便常閉不開以全天柱之位一黃海之病流入近境徒以醫藥未易治療臣謂穰鎮符呪無治療之術遣道流及能作符呪經師治療以杜其漸一今我風水學之人生於本土未能周知一國之山川而况中國之山

川乎須踏中原山川乃知其理也乞使風水學之人每入朝行
次差送一京畿南向大利可用之地有限而千萬世之後國用
無窮請禁之命下風水學議之○丁酉視事兵曹判書閔伸啓
軍士去官者散在外方故雖欲用之未知才否又皆安居鄉邑
不肯赴京須於去官之日試才置簿如有窠闕隨才填差 上
曰軍士去官一年幾至七十而散居外方者不即上來是文簿
不明而然也自今明白置簿或托故不來嚴其罪責贖成鄭恭
啓舊制三品以下居鄉者皆屬侍衛牌輪次宿衛故不令而自
來近來法弛率以無職者刷定前銜三品以下皆得閑居誰肯
上來一依舊法居鄉品官皆屬侍衛輪次番上隨其才幹用之
甚便 上曰善令兵曹更議以聞○論對御經筵○右叅贊許
詡啓曰本府有啓達之事多語長不可使舍人傳啓請賜見即
御思政殿引見○忠清道觀察使得高麗顯宗之裔於公州給
傳以送其名牛知 上命賜衣服笠靴鞍馬米豆○戊戌司憲
持平金閔福啓曰鄭斐朴延世壓良之罪匪輕但收職牒請依

律斷罪 上曰事在赦前不可加罪閔福曰如此重罪之人若以經赦而輕治之則後何懲父須從本律且後等官吏如任從善金漢生等雖曰昏迷不察然以前等誤決之事暫不疑慮遽成案給之必有其情請加罪焉 上曰事在赦前何須治罪○

右獻納趙元禧啓曰高麗之季金文鉉弑父其子士清得拜樞密士清子召南拜掌令如晦拜郎官若晦又拜顯官夫罪莫大於弑父國家不知而誤用之請自今禁錮直孫其外孫亦勿叙東班且鄭叡聽李希信之請歷良為賤厥罪不小雖以赦前未得依律科罪請永不叙用以懲後來昔閔孝悅以犯在赦前不收職牒猶永不叙用此有前規又啓柳淑河紹美等以非強盜之人稱為強盜揜捕告官在獄隕命者五六人因而進秩其騁詐逞譎莫甚於此請依律科罪以懲奸譎之徒 上曰如晦柳淑等事予當商量鄭發事其案頗有疑處且在赦前憲府亦來啓之然不可加罪元禧更請 上曰赦前之事不可追咎○金閔福復啓曰鄭叡之罪以在赦前不許科罪奸猾之徒無由懲

艾請論以不叙趙元禧又啓曰 上以鄭發獄事為可疑臣等以為明白也不下一杖從實輸情安有可疑請永不叙用不允
閔福等更啓曰鄭發位至二品受 上重寄不體分憂之意曲從請托騁詐用謀殊失大臣之義請須不叙且後等官吏任從善金漢生等更不可否成案以給必是知情請加重罪 上命考文案○議政府啓諸道刑物較板圓徑闊狹不一因此笞杖訊杖廣狹厚薄或不中令工曹鑄鐵板分送諸道較正從之
○議政府啓習陣所以習與敵戰也隊伍章服有定毋使紛擾若章服紛擾莫適所從臣等謂義興屬中衛忠佐前衛忠武後衛龍驤左衛虎賁右衛章服亦令著標習陣一月不過二日當其日入直者別侍衛則代以忠順衛甲士則代以銃筒衛除守門外並令晝習夜直則習陣不廢而宿衛無闕章服有定而人知所向矣且軍中小標旗不可無也依古制五衛軍士各從本衛之色挿小標旗於胄上則部伍有整終無失伍之患從之○議政府啓王氏奉祀元六典八位續六典四位今從何典 上

曰從續典引見承旨姜孟卿權蹲權自恭等曰王氏之無後
太宗世宗每每言之今得繼後之人重為國家之喜但當待之
以禮耳無令執權也生理有餘耳不須僕從之多也與政府更
議以啓○己亥正朝使同知中樞院事李樺副使吏曹叅判李
邊回自京師○庚子 上詣輝德殿行寒食祭百官以淡服陪
祭○御經筵○命承政院馳書黃海道觀察使曰近日喧傳平
山官搜捕無度牒僧徒治罪若其因事而見則可矣不宜專委
差人搜捕其問事由以啓○命承政院曰予觀鄭毅推案已經
赦宥不可加罪其以此意諭臺諫○辛丑視事○慶尚道都事
洪敬孫山陰縣監姜應文辭 上引見曰我國四面皆受敵之
虞戎器不可不備予分遣監鍊官于諸道監造兵甲若等知此
意毋忽且農事民之所天聞下三道之民自來力農然須加勸
諭使耕種以時灌溉得宜○諭平安左道都節制使曰前啓野
人男女百七十八到湍浦口子江外百八十二到慈城郡官給
糧米諭令還歸久留不去今當野草生長雪消之期不遠彼若

強留則不可督送搏節給糧令不飢餓毋致生怨又諭都觀察使曰野人支給米豆鹽醬具數以啓○遣刑曹正郎李桂遂鞫南原府使尹處信以奪境內寺社田故也○初右叅贊許詡啓曰祔廟還宮時結彩棚呈雜戲因麗季弊法而不革也雖曰弊法事實屬上恭臣子擅議廢革也然今國家多故民生艱苦此雖小事經營之際豈無其弊 上曰予亦知之但 祖宗行之已久至於我身而遽革則是顯揚其失敢為自賢也是子日夜軫慮而未得其處置之當也然盡革則難矣只設茶亭小棚可也遂下傳旨于禮曹至是姜孟卿啓曰 上慮國家多事命除大棚只用茶亭小棚然倭客人來朝者若欲來觀則不可強止於彼人觀視何如且其營造非役農民皆使工匠豈有巨弊不為則已為則慶事不可過簡雖不結大棚請廣飾茶亭小棚上曰予斷不用大棚矣雖茶亭之棚亦欲罷去當以此意諭諸政府舍人李禮長將本府議啓曰絲棚雖為弊法然慶事不可廢也臣等謹稽絲棚之制大棚長則七十五尺廣六十尺中棚

則長六十尺廣四十尺請設中棚以飾茶亭命召許詡引見曰
止設中棚飾茶亭可矣許詡對曰土風之事不可盡廢誠如
上旨仍啓曰臣之前日所啓非止結棚車駕還宮娼妓導前麗
季弊法也卒禍之時凡出入使娼妓馬上奏樂無所不至人皆
痛心不忍見也 太宗講武時娼妓隨行臣外祖朴經諫曰今
以盛朝而復循舊轍無乃不可乎 太宗慚謝 世宗時會禮
去女樂以成章憲近者使臣倪謙司馬恂等曰朝鮮禮樂文物
皆合於義固無間言但宴禮好用女樂此未免夷鞞之風也今
主上纔終喪制餘哀未盡不宜抑情陳女樂以駭觀聽 上曰
卿言甚善非特終制之初也新服厥命與之更始以新耳目其
敢用娼妓之徒呈戲導前乎予斷不為矣 上又曰焰炳軍國
重務故令各道定為都會分遣藥匠使之煮取予聞藥匠等或
因取土侵虐民間作弊不貲今諸道人民皆習煮取之事故予
欲酌定焰炳斤數令各官納貢何如詡對曰臣亦聞藥匠等因
取土或掘於公處或掘於私家使旁近里民轉輸故其里民困

於轉輸之苦或贈布帛或贈米粟倘不快愜於心則雖非可資
之士督令輸轉而刻浚民膏甚者謂載土之人曰何不載土頭
之土乎云土頭者乃稱禾穀也又於都會收納燒木之際各官
人民受弊亦不勝記令各官納貢則庶無此弊 上曰兩界戍
卒棄家從戎常冒寒苦久守邊圉予欲造給毛冠許詡對曰毛
皮至貴不易得也木綿兩界稀少之物宜以時賜給以慰其心
上曰祔廟後必頒赦文明有前規然邇來盜賊熾興多囚狂
獄若於赦文稱但犯強盜外則自竊盜以下皆得蒙宥盜賊日
盛反為民害予欲於赦文稱竊強盜外使竊盜不得見宥詡對
曰夫赦者蕩滌瑕垢而開其自新之路也為竊盜者若因赦宥
去惡遷善而變為良民則善矣尚不悛心復行盜竊而被囚則
通計赦前而斷刑何必不赦乎 上曰近來臺諫言金文鉉在
高麗之季弑父與兄宜銅子孫此意何如卿將此數條與大臣
更議以啓詡往議本府來啓曰僉謂除女樂迎駕甚善練棚
祖宗故事不可盡廢只設中棚焰焞煮取分大小州郡大邑則

獨辦小邑則并定定其額數使之納貢然此事領議政皇甫仁
專掌之今奉使在外姑待回來更議毛皮我國至貴之物造給
戌卒之冠恐不能辦但木綿綿花則兩界稀貴之物幸於新政
之初特命分賜則庶慰戌卒之心矣然此非長遠可繼之事且
今布帛用度浩繁恐不能周也如不得已則邊界戌卒所受還
上戶減二石則亦庶樂慰悅其心矣惟李穰以為臣曾任兩界
馬匹至貴若刷牧場馬分賜則庶可悅其心矣竊盜并錄赦文
世宗時亦因盜賊興行并稱竊盜於赦文而曰但犯強竊盜
外其時議已定厥後因疾病祈禱一二頒赦不錄竊盜而但載
強盜臣等以并稱竊盜已有定議而使竊盜又蒙赦宥意謂未
便只因 聖上祈禱迫切之至情未敢駁耳今中外盜賊熾盛
繫獄者多古人云寬則猛以濟之猛則寬以濟之又曰刑亂國
用重典此乃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之道也并錄強竊盜使不得
蒙宥亦不悖於因俗權時之道矣金文鉉之罪則身無存沒罪
不可原但國初未及詳知而子孫已通仕路或除顯官今若禁

銅不已大迫乎 上曰其從僉議勿放竊盜大臣之議是矣然
赦者蕩滌瑕垢開其自新之路也况大事既成特頒恩澤不放
竊盜未安於心宜仍舊放之文鉉子孫予亦以為不至於禁銅
然顯官則不當除矣○命禮曹曰國初因高麗舊習凡慶事率
令女妓進謠謠至 世宗朝會禮行幸及宴客使並勿用女樂
以新耳目今祔廟後還宮時毋令女妓進謠謠○壬寅 上聞
果川縣盜賊盛行或邀劫行旅遣義禁府都事金孟率軍捕之
以會赦皆分配遠島○上親選處女子內殿自八歲至十五歲
以下將以配東宮也○前此慶尚道右道合浦鎮軍二百餘人
上言曰本鎮與對馬島相望倭賊來往極邊之處比來海寇白
服昇平日久然防禦之苦視古無異而受職無路京中則近仗
防牌皂隸及諸負工匠皆受衣服糧料以次遷轉僧軍亦二十
日赴役則論功賞職東西兩界土官亦受官職騎船軍亦三年
一次受職臣等父傳子及長年防禦艱苦倍於船軍而無叙用
之門雖許補甲士拘於奴婢土田定限之法補者百無一二虛

乘功勞不勝悶抑命下兵曹兵曹與議政府同議僉曰侍衛牌
及鎮軍試才補甲士已有成法不可依土官例金宗瑞李穰曰
臣等看詳正統九年七月傳旨節該平安咸吉道之人險遠邊
郡艱苦防禦其赴防七年以上白身從九品元有職者陞一資
十七年以上白身正九品元有職者超一資二十七年以上白
身從八品元有職者超二資邊郡之人防戍本郡者六十歲以
上白身正九品元有職者超一資以慰士卒勞苦之情實是美
意諸道船軍亦有海領錄用之法其鎮軍往來赴防雖不若兩
界方禦之苦不計農時不顧產業自備糧餉輪番赴防則與兩
界戍卒各道船軍一也雖曰有充補仕路其中或以無才或以
貲筭不足老於轅門未蒙一資甚可憐憫於兩界赴防軍之例
倍加年限授以散官之職以勵士卒以實邊鄙 上從僉議○
癸卯 上親選處女于內殿○甲辰 上親選處女于內殿○
賻故行上護軍盧重禮家米豆棺槨重禮業醫精於其術近世
之醫罕有其比性謙恭為內醫數十年終始敬慎荷恩兩朝賞

賜不可勝記雖微賤者問藥必諄諄命之無倦色世之醫者類起微賤官秩纔高志氣暴驕雖士大夫家邀致必見難色且索高價故人以重禮為賢云○乙巳視事右議政金宗瑞啓曰夫樂者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滓如我國女樂豈足以滌邪穢乎世宗深知其非於隣國客人宴享及本朝會禮始不用女樂代以男樂獨於朝廷使臣因循未革實為未便上曰女樂之不正固知之矣但代用之樂為難耳觀中國男樂者或稱佞面或稱真面未有的論若實知其制庶可做而為之但女樂自祖宗以來用之已久當時豈不知不可乎其必以舊習已成未易猝變也今欲一朝而盡革古事予亦為先王惧也然有可代用之樂何難革之宗瑞曰雖或女樂精而男樂未精莫若用未精之男樂方今如朴堧者亦難得宜令更議節次以正其樂上曰然宗瑞出上謂諸承旨曰今觀右議政之意實欲更張雖然女樂自古有之一朝盡變難矣若有可代用之樂何難變乎首陽於音律無所不知可掌之世上如師曠者難矣姑令

朴煥講究以啓○密城君琛病劇命安平大君瑢聚僧徒禱于
興天寺病愈賜僧徒綿布有差 上甚喜曰予得復見密城矣
命除琛妻兄二人爵以慰悅其心○遣刑曹叅判趙瑞安宣慰
金千戶于黃州○持平金閔福獻納宋仁昌啓曰前日傳旨鄭
發歷良誤決但成草案耳事有可疑不可加罪臣等反覆思之
整無可疑當初已成草案必有其情且不給立案因務停也及
秋見罷故未及耳非欲終不給也請永不叙用 上曰發以春
等立草之事遲留至秋是必未安於心而然也且事在赦前不
可加罪○命禮曹曰詩賦取士本朝故事將復進士試合行條
件商議以啓○丙午 御經筵○命承政院馳書于遠接使金
何曰得報知金千戶欲於二十四日入京此日乃昭憲王后
忌晨迎接宴享爲難然不須開說卿獨悉此意路上托故請留
待二十五日入京若佯行則不可強留因便善處更報入京之
日○日本國大內殿遣宗香宗三郎等三十六人來獻土物○
初宜山尉南暉私造佛像司憲府聞之發吏搜捕檢得事狀請

罪 上以暉駙馬特宥其罪仍命承政院曰宜山尉南暉所造
佛像司憲府請削其塗金未知畢成乎若已成則不可毀也置
津寬藏義等寺何如都承旨姜孟卿啓曰私造佛像律有重罪
若置不問則猶可也若以 上旨區處則未可也 上曰若等
不知予意而言之也予非尊崇佛像也若姑置之而許還本主
則是反赦造佛以成其志也孟卿啓曰臣等固知 上之不信
浮屠今日所啓非為 上崇佛也若命差人移置則恐愚惑之
民以為 聖上尊崇靡然爭趨置之不問則崇佛之名只在暉
一身而已若移置則誑惑之弊將至於一國矣是用敢請耳
上曰其名憲府問其畢造與否及區處持平金閏福啓曰已畢
成而塗金其腹藏金銀珠玉則以禁物沒官佛像則其時承命
移置于興天寺○丁未吏曹啓鏡城府依慶興府設土官除都
節制使土官五移屬鏡城從之○命工曹曰津寬寺造成材木
伐道峯山三角山松木用之○戊申左叅贊安崇善辭職曰臣
去歲仲冬始患感冒意謂時氣所因不慎藥餌力疾奉公尋發

咳嗽喘滿晝夜呻吟食飲日減漸至羸疲行步則息急氣塞艱
於趨事 殿下憐臣衰病命除出入調理 聖恩罔極無由上
報日月既多無有醫効心氣虛弱支體困倦雖欲盡瘁効職心
與事違請解官俾得投閑安心養病 上不允但許免兼判兵
曹及世子賓客○司諫院啓曰臣等前啓金文鉉子孫不宜叙
用至今未得聞命且已已卒未兩等別加資如甲士別侍衛忠
順衛等軍士不准前加者多凡加資者臺諫署經告身必考前加資告身謂之前加而甲
士尤甚前者累次立限移文諸道猶且不納又立法不准前加
者將於都目仍資除授更移諸道亦不來准臣等前此以為軍
士改品陞遷故不重加資而然也今定為仍資之法猶不來准
是外方散居之人不能周知立法之意故也今此加資乃特恩
而拘於立法不得蒙恩似為未便臣等敢來取旨 上曰軍士
仍資依所啓具疏以來金文鉉之事事涉曖昧且世遠年久如
臺省政曹近侍之任則不可於他官則可任用仍命承政院曰
政院知悉此意○掌令李甫欽啓曰閔謹濫用民間財物以事

在赦前命令勿治昔世宗朝雖犯在赦前罪若深重則鞫問抵罪者或有之今謹濫用之物皆民間膏血須當劾問還給上曰赦前之事不可治之甫欽曰鞫問所犯直窮到底而後其治罪與否在上裁如何耳濫用之物不可不鞫上曰已與大臣議之不可聽也○已酉視事輪對御經筵○遠接使金何馳啓金千戶言我來時監軍大人語曰朝鮮國將被虜走回人口解送遼東都司都司具奏而我等不奏不可也汝去朝鮮請將景泰二年三月二十日至景泰三年二月初一日起解口數具錄咨文且往王京若有解送人口則亦於咨文內具錄口數汝回時一同順帶而來其咨文當云轉呈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搃兵官曹等處解送則遼東不敢徑奏當呈我處我當就差汝同朝鮮差來人送付北京矣且遼東咨文節該毛憐衛都指揮浪卜兒哈李額革等奏保各將原搶人口盡數送還只是路遠本衛相離高麗兩三日程要著我每將人口都送到高麗轉送前來又好便當等因兵部擬議准今本人等各將原搶去遼東

地方人口盡數送來遼東揔兵官等處交割及從便就近送去
朝鮮國轉送前來及仍令都御史王等先行差人賫文前去朝
鮮國遇有毛憐等衛送到原搶遼東人口寫記名數就便差人
伴送遼東揔兵等官交割不許留難遲違○庚戌視事○司憲
掌令李甫欽輪對 上曰 世宗擇汝守大丘使試社倉便否
所息樂石民情何如甫欽對曰丁卯正月自咸陽移守大丘然
未知 上意未敢試驗戊辰二月見諭書乃知 上意即立社
倉十三所從其自願定其社長每一所授義倉穀二百石每一
石取息三斗自戊辰至辛未斂散收息共二千七百餘石皆已
收斂封庫大丘多巨室農莊貧民受貲出食因失其所者有之
境內十三處立社倉一倉所儲本息并可四百餘石又義倉以
時分給故境內之民受長利者視昔年則蓋少如待五六年斂
散則一倉所儲可至千餘石十三所各以千餘石賑貲窮民豪
富侵漁之弊不禁而自絕矣但臣恐國家以為取息有利十年
之後不能便止而取息之無窮也又 世宗傳旨有監考賞職

之條故臣亦以為可行今褒貶之法未立又恐社長憚於歛散而不肯用心也 上曰世宗以為社倉恤民之大本斷然以為可行命汝試驗予亦以為救荒莫如此法夫豈不義文公為之但廷議未同故褒賞之法未即遽立豈終不可行乎且一倉之穀至於千石則又豈有取息無窮之理乎一從汝所啓 上又問近日守令奉法如何對曰近日以風聞或遣敬差或遣行臺以覈守令不法守令之畏法異於他日然風聞之事鮮有其實且其陰囑所司者非窮民必其豪民或受罪於守令或不得其辭訟含怨報復者之所為也於是所司實聽移牒鞭笞以求獄成或至於死其冤可勝言哉臣之所守大丘與星州接境憲府風聞星州牧使李伯良以國庫造餘材木移造農莊移文鞫覈獄辭未具而論請貶黜伯良新造農莊越大嶺在居昌之境其所用者皆籬底雜木其非用星州之材木可知且雖不廉其能越大山以輸材木乎臣嘗觀唐史則天告密之法心竊非之臣恐告密之端作俑於明時也且近日各官守令境內豪民赴京

者則多備酒饌以勞之又其所欲無言不從獄訟之不決賦役之不均稍已成風無他畏其口也 上曰 世宗以為風聞斷不可行常與我言之守令風聞載諸續典固非 世宗之志予亦料知其弊又問南方民弊何如對曰慶尚道異於兩界京畿庶幾民安物阜其中小弊雖 聖代豈能盡革此在守令用心與否耳臣自讀書時竊有疑事在外十餘年且未得其間故未達愚衷 上曰何事也對曰方文仲 太宗朝以上書之失定屬官奴今將四十年臣妄謂人臣之死生榮辱係人主一言豈有人臣心懷不忠而上言欺罔以取不測之禍乎文仲所言之事臣未敢知然文仲以國家之事或漏洩外國或私論僚友而不達則是誠不忠死有餘辜上書過實必其新進之士狂妄料事之過耳源其心則豈有不忠而言之乎臣有此心三十餘年未敢 上聞 上曰文仲必有心疾而妄為上書 太宗欲正典刑以上書之故乃從輕典 祖宗之事不可輕赦也對曰文仲如有心疾而妄言則尤不可罪傳曰遠惡者十年必反易曰

守貞者十年乃字文仲雖有罪屬賤已將四十年亦可以懲况
其心之忠不忠未可知乎臣歷觀古史自唐虞至于宋元文明
盛治之時未有人臣以上書之失終身屬賤臣恐後世以此議
之也且今世之士請人之罪務為深刻至於正言不諱敢陳者
蓋寡未必不以文仲為戒也且孔子曰三年毋改於父之道先
儒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雖 祖宗
所行之政已過三十年在 上裁如何耳 上曰汝之此言出
於忠誠 世宗未敢輕赦故予亦未敢輕赦亦有言之者姑少
待之○命召金宗瑞鄭恭李穰許詡等示以金何馳啓事目及
遼東咨文仍曰卿等觀此二書其可議條件詳悉布置且今到
唐人姑留之待使臣回還一時解送何如宗瑞等逐條以議一
本國自來被虜潛來唐人及江上乞糧野人率來唐人並皆差
人解送毛憐衛野人等若送到人口則當依前解送安有稽緩
宜以此答之一今到唐人若留待使臣倘見使臣請曰吾之族
類被虜者在某處某野人之家若令本國差人刷來可以得之

使臣因此強請差人刷還則非徒對之為難終有難處之事不
如先送平安道為便使臣若問唐人有無則宜答曰近者被虜
逃來及本國尋覓并計幾口數依前解送間聞大人之來令留
平安道待大人指揮一自今解送咨文書轉呈提督軍務都御
史總兵官之事當待使臣到京見勅書之辭兼聽使臣之言更
議施行然遼東咨文云轉達奏聞舊例也今因使臣傳說監軍
之言卒變舊例斷不可也若其今舊解送唐人口數一一具錄
於咨文似為無害一使臣若說毛憐衛等處被虜唐人差人刷
還之事則當答曰勅諭內無刷還之語且毛憐等衛非我國所
管而山川險阻安能差人刷出如不得已刷則當用軍馬彼若
聞吾起兵則必轉賣唐人於深遠之地或值勢窮則射殺之逃
遁山林其不能刷出明矣莫若乘其自來連續解送日月多則
庶幾盡還昔楊木答兀所虜唐人前後解送幾至千餘此其一
驗也一若問侵犯上國野人有來居本國後門者則宜答云曾
蒙勅諭備知朝廷指意安有容留犯罪野人於境內之理乎我

國境外則山川險阻人烟隔絕不知野人來居與否也 上曰知等之議甚當但其咨文轉呈監軍御史摠兵官及野人唐人之事因言次答之乎先自發言乎僉曰臣等意謂咨文內辭彼必面陳倘或面陳則 上當答曰已知後使承旨將擬議事意回答為便 上曰迎勅及禮見使臣之時在外大君諸君並令參之乎前此讓寧孝寧皆不參敬寧以下諸君但參迎勅而不參於禮見今何以處之僉曰叙父諸君並參禮見則其次當在大君之下因為未安仍舊只參於迎勅為便 上曰前日議蠲減兩界赴防人所受還上減之當在何時僉曰從近當有施恩之日宜於其時舉行宗瑞等又啓曰前日啓請祔廟後羣臣上壽只許堂上官以上臣等以為 上既從制茂膺多福羣臣雖不欲一舉壽觴且三年喪後君臣同宴固有前規請下逮羣臣並蒙 聖澤 上曰予更商量○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曰京外武班六品以上叙用處甚多依吏曹都自取才例軍士呈都目去官者試才置簿隨闕叙用且兩界萬戶千戶其道甲士都目當

次人及在前去官人內擇武藝有能者為先填差從之○辛
亥遣吏曹總判李季甸宣慰金千戶于開城府○議政府議王
氏之後奉祀條件一國初祀王氏於麻田仰菴寺祠宇隘陋不
合神廟歲在己巳令觀察僧改營至今未就雨漏傾圮有違尊
崇先代之意令禮曹審定基地改立廟祠一祭品令禮曹改詳
定春秋降香祝遣官致祭粢盛奠物以國庫支辦一高麗諸王
各有配享之臣乞擇有功於生民者從祀一前此守僕數小令
加六戶一王氏祠廟稱殿其奉祀子孫稱為某殿某職定其官
品令所在官准祿科給月俸一王牛知恒居麻田縣以奉王氏
之祀長子世世襲職長子或不賢擇衆子嗣之一王牛知所耕
田地祠宇傍近之處擇其膏腴十結給之以本邑及隣官閑田
充給本主一限王牛知居計富實農牛農器農糧令該司備給
一王昇子孫無後者之奴婢令都官刷擇壯實奴婢五十口給
之令禮曹擇有家風良家女子官給資粧以妻之一王牛知所
居家令所在官量宜造給一麻田縣既為先代祠宇所在并為

郡擇有名望者差遣俾掌犧牲及廟宇修治等事且置經明行
修教官教訓王氏奉祀人及衆子禁其非違一雜人出入交結
等禁防隨後布置令所在官考察從之命禮曹立法○壬子
雨雪御經筵○清河縣監琴以成辭上引見曰本邑濱海受
敵初面日嚴鍊兵務盡備邊之策還上斂散亦不可失期又當
趁時勸民農桑以興地利川防堤堰亦農務大事曲盡布置○
左議政南智辭職曰臣本慵疎才又淺末固不合忝居政府况
自去年秋始患風疾神心曠眊手足痿痺出入運動尚不能如
心處事應變豈不至昏耗竊念政府庶官之長百責所萃非臣碌
碌養病之所伏望特罷臣職俾臣得免曠官之誚居閑治疾以
保餘年不勝至願上不久○癸丑視事輪對御經筵○掌
令李甫欽啓曰金銀非我國所產故請免上國之貢嚴立禁用
之法若有犯者論以制書有違之律今南暉敢用禁物造成佛
像固當治罪而專不舉論且僧人所犯雖答罪遠俗當差曾有
著令今僧尚瓊犯杖罪以亦不繩治未便上曰南暉不可治

罪且尚瓊以僧造佛有何罪甫欽曰工匠尚且治罪而徵金銀况暉主張其事者乎若以駙馬功臣而不治則他宗室爭相效尤不可勝禁 上不允甫欽曰若以僧造佛為無罪則削髮亦僧之事而削人之髮必繩以法何獨於犯金銀而必寬其罪乎今若寬之則人皆謂 上因暉而未減此僧也大抵法須先行於貴近矧今初政尤不可不謹昔唐玄宗即政之初姚崇曰法行自近玄宗從之蔚有開元之治今若如是則法自先毀於貴近而將無可行之處恐末流之弊不可制矣請治罪以副臣等之請 上曰南暉年老不可加罪甫欽曰 世宗本不好佛至其晚年昭憲 王后昇遐暫行佛事四方因而效尤鑄佛建寺塔者頗多法先毀於上而欲民行法難矣今不治罪濫用金銀造佛建寺者必將蜂起而難禁矣 上不允○甲寅雨霰 上親選處女于內殿○議政府啓曰金銀本國禁物也宜山尉南暉濫用金銀造成佛像大抵金銀非貧家所儲皆宗戚貴家所截此而不罪則弊將難救矣請治其罪 上不允○乙卯視事大

司憲成奉祖啓宜山尉南暉京都之中聚僧造佛其放恣甚矣
特以議親宥之不便 上不允右叅贊許訥曰暉以駙馬 上
息既極宜加敬畏不此之顧私造佛像其罪一也擅用金銀其
罪二也城中聚僧其罪三也大興佛事其罪四也犯此四不法
其無所忌憚至矣古人云法之不行先自貴近若不加罪後無
懲艾願從憲府之言 上曰若有罪則雖大臣終不原也然特
大臣與常人異宜山尉所犯非放恣無忌憚也戶曹判書尹炯
禮曹判書李承孫左司諫大夫任孝仁等啓曰法者公道也不
可以私廢公也漢城府尹趙順生啓私用金銀之罪贖以金銀
杖一百之罪金不過六錢其贖大輕請加笞杖以懲其罪 上
曰宜山之失小過也更無他論且贖金律文所載不可改也大
臣既出都承旨姜孟卿啓曰大臣臺諫固請暉罪豈無所見昔
金侁之在 世宗朝私造佛像今又不治宜山之罪外人之趨
風自是大張不可止也請從僉議 上曰善若不決則罷職可
矣業已決罪何更論也僧徒則還俗可也侁之嘗造永膺大君

琰等身佛以進後拜承旨時人謂之等身承旨○丙辰遣右議
政金宗瑞禮曹判書李承孫右承旨朴仲孫于碧蹄驛迎慰金
千戶○丁巳以昭憲王后忌辰上詣輝德殿行祭○戊午
上率百官迎勅于慕華館還至景福宮行禮如儀勅曰近得
遼東邊將奏報建州三衛女直野人先因北虜逼脅來犯我邊
搶去人口後聞朝廷欲行調兵征勦始各畏懼將其所搶人口
送回赴京服罪然聞其中多有怙終之徒潛帶所搶人口逃往
王國後門於幹木河一帶地方藏躲等因朕念此徒狼子野心
容留久住必生後患為王國害匪細不可不早祛除勅至王即
嚴戒守邊戩目速將前項躲住女直野人盡數趕出境去不然
必致引惹外寇生事治之晚矣如有重情可即差人擒拿解赴
遼東邊將處定奪毋或稽違故勅禮畢上改御淺淡服與使
臣相接行茶禮叙寒暄使臣出上送于勤政門外○王世子
詣使臣館行禮○上幸大平館命姜孟卿議于政府曰今勅書
何以回奏回奏使當差何等官僉曰必須差人回奏此勅主意

專在女直野人盡數趕出境外之語是疑本國容留彼人於境
內今當奏曰幹木河地方雖接本國之境地甚遼遠其住與否
本國未之知也且彼野人若到本國近境則其所虜唐人或自
逃來或被邊將收奪故無來往近境者况累次蒙勅慎勿容留
聖訓昭昭安敢許納境內乎以此意草奏而平安道來到唐人
供詞一一具錄於咨文則我國情偽自然見矣其所差之人則
擇叅議以下判事以上穎悟者差遣為便又問曰金河啓云使
臣語臣曰有親達之事然畏 殿下如之何臣答曰在大人之
心仍問何事使臣曰宋大監曹搃兵官等囑予曰 殿下每使
臣之來厚送禮物感謝無極幸為我謝息且曰又有一事臣問
何事使臣不答臣意以為前日所言北門逃回人口差人刷來
等事也今若相見言之則何以答之僉曰若親達則當答曰前
此被虜逃來者雖一二人本國必差朝官劄即解送安敢遲滯
頃者野人所虜人口或自逃來或隨乞糧野人而來被邊將收
奪者凡二十餘人皆給衣糧差官押解聞大人之來姑留平

安道以待大人指揮又成吉道後門來投九人亦送平安道待
大人又議解送咨文轉呈提督軍務都御史及揔兵官之語僉
曰臣等前日見遼東咨文誤謂差批故獻議曰不宜但因監軍
之言率變舊例今更詳此文其令左都御史王等先行差人賫
文前去朝鮮國遇有毛憐衛送到原搶遼東人口寫記名數便
差人伴送遼東揔兵官交割等因兵部奏准移咨而遼東據此
移咨本國也今此解送遼東咨文當云都御史揔兵官等處轉
呈施行於遼東固無嫌焉○設下馬宴上行酒金千戶曰我
來時廣寧監軍大人揔兵大人云汝去白殿下曰多送禮物
我等感謝又曰監軍都御史大人云景泰二年三月已後解送
人數及今解送人於咨文裏都書送我欲奏之上曰知之○
已未命都承旨姜孟卿問安于金千戶贈貂裘衣笠靴套等物
又贈頭目二人衣服靴笠○左贊成鄭萃問安于大平館自是
承旨政府六曹輪日問安○遣宦者贈膳着于大平館○命名
金宗瑞鄭萃李穰許詡等議修咨文仍曰今差去人以李仁孫

李士平李興德等三品官擬入予意以為奏聞非宰相恐不可也僉曰委去事輕不必大臣興德可往但中國皆知興德為通事恐有朝廷之議耳許詔曰申叔舟云唐夢賢以四運押馬赴京尹鳳曰我國豈無宰相而差遣通事乎此議恐或有之乃薦吏曹參議李蓄等六人 上曰今奏聞無異於安完慶之行以一體之事而先差宰相後差卑官無乃未安乎且彌稱何使乎僉曰當彌奏聞使但完慶奏去事無有發明謝恩等事賫方物以行故不得不差大臣今則但回奏而已先差大臣後差卑官亦無妨也且此行並獻海青若差大臣賫進海青朝廷之議亦可畏也宜差三品官 上曰然則宜遣李蓄仍曰海青時養者四連欲盡獻但慮路次供飼之弊僉曰路次之弊不足論也海青本是難得之禽近年進獻稀少故其數得至於此今若一時多獻則中國必謂我國易捕 上曰依前議進三連○幸大平館宴使臣將宴使臣就 上前再拜後就坐宴訖 上出使臣行一拜送至中門內先是使臣謂館伴金何曰聞今日 殿下

又來慰我昨日慰宴今朝賜物吾欲再拜以謝何答曰是在大人使臣曰昨日宴罷還宮時我敬殿下送至中門外遂致

殿下遠步我深惶恐今日殿下還宮時我當拜送中門內仍

關門扉殿下即時乘輜為便何曰大人之意好使臣又遣通

事言於金何曰此處魚皮甚好欲造魚皮裹鞍子一部何啓之

命造給○庚申視事○使臣遣通事進段子二十匹先是使臣

言於金何曰我帶來段子欲擇好進於殿下何以聞上曰

自有前規可許之○賜鷹牌各一于六承旨○命宗親及宦官

分左右射侯于慶會樓下上臨觀之○京畿觀察使啓近京

州縣疾病死亡者頗多請使人救療上曰前者欲治黃海之

病設水陸齋衆皆非之然此事不可不預防遣承旨朴仲孫以

設水陸問于安平大君瑢瑢對曰水陸大事也一月內未易舉

行選僧三人以飯一甌周行施食為便仲孫以儒臣一無規戒

而承命往來論者惜之○辛酉御經筵○南原府使李英耆辭

上引見曰堤堰農事急務縱不得新設姑因舊築之時加修完

以盡水利且貢法多有議者然以今比舊三十分而減十分矣不可更議所可患者外方賦稅過重舉一事言之官中雖有豹皮必徵斂民戶以充進貢其價湧貴舉此可驗其他如盡情布置雖未能盡革民弊視古庶可減矣○諭成吉道監司曰唐人如或出來雖至一口旋即上送先具姓名及逃來根因急速馳報因使臣之言也○以李穰為議政府右贊成兼判兵曹事安崇善許詡加正憲金鉉仁順府尹金滉金澣金澣僉知中樞院事金修守司憲執義鄭孝康兼知兵曹事朴好問判義州牧使穰義安大君和之孫也為世宗守陵官得居廟堂至是兼兵曹以寵異之滉善吏文故政府薦之為堂上官專掌其事澣娶恭靖王官人所生女其母適三夫錄於憲府恣女案澣有容儀日以豪俠為事淫縱無已降有判府事李澄之子孝敬居焉其妻乃判事薛存之女也性淫有姿色常以其夫有狂疾未滿其意日對鏡為粉黛以媚人或乘昏率一婢微服游於街路或當暑月浴於前川求為人所污澣聞其羞通之家有一奴名曰佛老容貌

稍羨薛常私焉。若有身強與夫同宿，似若孝敬子然。佛老多衣服，孝敬雖隆冬，但一衣脫襪，旁人哀之，而薛不衰焉。幹事奴痛之，白孝敬孝教力不能制，只破佛老結網巾器。網巾結髮物以佛老知不能自安，逃匿濟州。其後使人言於薛曰：「若欲復見製衣，以送聞者，痛之順平君羣生孝敬之友，婿也。羣生稱避病至薛家，留宿因通焉。孝敬子蕃娶金文起之女為妻，文起性貪，聞孝敬家產饒足，取其子為婿時，適憲府聞薛淫行，令東部推劾文起時為承旨，奔告攸司，遂寢之。」○上命左承旨朴仲孫問安于使臣，仍言前者平安道逃來漢人及渭原郡乞糴野人隨來，盤問奪取人口共計二十一口，內前年生產小兒身故外，實在二十口。即欲差人解送，聞大人之行擬欲候聽大人指揮。然後發遣姑留江上，又自咸吉道逃來九名大人未到前亦已送平安道，並待大人指揮。使臣答曰：「江上人口我已見之矣。後送九名亦當留待我來時。」監軍大人囑云：「具州地面我邊民多寄居者，汝去朝鮮啓。」殿下差人前往彼處使沿邊守備官差人

遣說將彼處容留我人等盡數趕回連夜催送 殿下既已受
勅矣於邊將處又差人連夜下送若有此等人須即執送仲孫
荅曰在前邊將遇有逃回人口雖一二名隨即上送况今邊將
已知大人到國若有逃回人雖一人必當連夜以送若具刑則
境外深遠處非我所知當啓 殿下使臣云須啓 殿下再差
人催促若不促來雖有來者依前慢來則幾時能到乎我亦空
手留連受 殿下厚禮不可○英陵碑閣成監役官並加一資
司直李賢老亦預焉初風水學訓導金允善為 英陵立碑相
地官賢老亦知風水一日詣 英陵見允善曰汝老矣何苦為
此事允善曰雖云勞苦終有加資之理故不辭之耳賢老遂欲
奪其任還京請之適允善而自代焉允善忿恚揚言於人曰彼
儒者也必欲奪老夫一資乎加資之言出諸我口欲以木板擊
我口焉聞者鄙賢老之心術○命宗親及宦官射侯于慶會樓
下 上臨觀之 上命承旨朴仲孫令問於宦官嚴自治商度
使臣人情物目仲孫使人呼自治欲與之議自治曰無有問我

之事我方討侯無暇出去任君為之仲孫更使人自治曰使臣
留連遲速難知細考人情物膳多少斟酌施行竟不來議○壬
戌視事金宗瑞啟曰 太宗實錄皆以綱目撰集然古之作史
者多用編年之法今 世宗實錄姑令編年紀事以待後之修
史何如 上曰 太宗實錄用綱目書法當時豈不取旨予觀司
馬光資治書法不用綱目褒貶然一事多至數紙則必撮其綱
領先書然後乃紀其事之始終今實錄當用編年之例若事多
則做資治通撮要先書亦可○命都承旨姜孟卿問安于使臣
仍語曰昨日大人請差人督刷人口然毛憐衛非我國所管不
可差人刷出如不得已則當用軍馬彼聞起兵則必轉轉賣所
虜唐人於深遠窮僻之處終不可得矣使臣曰毛憐衛卜哈禿
李額革等供稱本衛相離高麗兩三日程要著我每所擄人口
都送高麗轉送前來事已奏聞今若差人通諭則彼必聽順矣
孟卿答曰毛憐衛與我素有讎嫌大人所知彼據險負固常搶
擄我國邊氓故絕不通好今若差人起兵往刷則彼將轉賣唐

人於窮遠而逃遁山林唐人雖欲逃來道阻莫致萬無一得矣
莫若寬待野人勿露此事使唐人乘間逃來連續解送日月多
則庶幾盡還昔楊木谷兀所擄唐人前後解送幾至千餘此其
一驗使臣曰雖不差人委往彼界轉轉通諭得彼可否回報然
後我欲復命且潛囑彼虜唐人使之逃迴亦如何耶孟卿曰彼
人非我族類且有讎怨雖轉轉通報斷不能行而又使彼人深
藏人口矣潛囑唐人之事亦不可為也然昨日因大人言已遣
人於後門探候人口矣使臣曰 皇帝招致李滿住童倉而不
招卜哈禿卜哈禿慙之搶奪遼東牧馬十七匹而去 皇帝勅
滿住等拿卜哈禿以來否則當擒殺汝輩滿住督卜哈禿赴京
卜哈禿不應滿住曰見咎於爾猶可也若得罪 皇帝則我輩
無所逃矣遂拿卜哈禿而歸今將勅意往諭之則彼必順命孟
卿曰皇帝之命普天之下凡有血氣者莫不順從若我國則雖
差人往諭豈肯聽順使臣良久曰 殿下之言吾思之甚合事
理不可差人委往又使彼人毋得知勅書到國待後門探候之

人急速回報然後予亦決其可否矣○諭咸吉道監司曰今來使臣欲待邊將報逃來唐人有無然後定其可否宜速馳報仍具事目以送○是月開廣成均館前路先是館洞人家挾路而居相距僅二十五尺行路甚狹雨水成川至是撤去人家開路廣五十尺○司憲府啓曰泰安郡事陳有蕃杖殺人口請罷黜從之又啓息津縣監李淳伯義倉米穀那移出納罪雖未決情迹已著須當罷黜不允○司憲府啓前獻納高台弼有妻廢妻詐稱前妻爲亡妻私罪杖九十離異後妻復合前妻從之○癸亥命宦寺射侯于慶會樓下上臨觀之○革橫城縣教導以民戶流亡未滿五百故也○遣僧雪宜于京畿州郡行惡病救療水陸齋○以宦官田昫爲嘉善大夫昫聰明過人有才幹世宗俾任文房之事世宗之傳教集賢殿承政院雜引古今經史之語累數百言近臣之對亦如之昫不識字而出納不錯一字以此見任然不授以二品嘗曰此人性鷲不可高其官官高必橫至是乃拜嘉善國初因前朝之舊宦官尚有帶朝職者

太宗即位痛加裁抑有罪不少假貸世宗始定制不許為資
憲雖積給事勞亦不輕授二品之職當時帶金者不過老璫十
數輩而已自金壽詐傳除授之命一切章奏皆令代言親啓所
職不過燈燭洒掃出納細事而已世宗嘗戒之曰自古誤國
事者皆爾輩為之各宜戒慎若有無禮於朝士者罪無赦由是
人各自慎見士大夫皆致禮敬未嘗置司燭局令寺人主之又
置左右鷹坊皆上在東宮時所規畫也識者皆憂此輩之將
張及即祚待之以寬任使漸盛賞賜累多寵幸者市恩鴟張或
責詰法從或慢罵郎官言者相繼極陳橫恣不法之狀上以
此輩不秉政握兵不足制也故反以言者為迂或言於上曰
世宗待宦寺甚嚴晚年雖宿疾長在深宮而左右之言不得行
於其間殿下寬仁宦寺稍縱毀譽之言時或上聞以此言之
殿下剛斷似未及世宗上曰予安敢望先王予生長深
宮與奴輩朝夕與處所以畏我不如先王也然幼冲之君則
或有親信之理如子長君也非彼近習所能間也初上欲以

宦寺無內司僕軍器監忠扈衛之任問可否於諸承旨諸承旨
未及對左副承旨鄭而漢應聲曰甚好甚好時彌贊義承旨勅
使尹鳳鄭善之來也多賫玩好之物賂上左右求遂所欲
上以善有東宮舊勞欲與奴婢大臣皆以為不可而漢以刑房
承旨居中探左右意贊上多與之聞者皆唾罵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十二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十三

夏四月乙丑遣領議政皇甫仁右議政金宗瑞奉冊寶詣 輝

德殿加 上昭憲王后尊號 上率宗親百官親授冊寶香祝

如拜表儀其玉冊文曰徽音永秘曷勝悲悼之懷至德難名宜

極推崇之典茲陳緼禮庸舉彝章恭惟 皇妃昭憲王后莊敬

靜專慈仁勤儉光配乾御基風化於二南克全坤儀衍本支於

萬世陰教丕著懿範昭垂伏念臣叨荷燕謀獲承鴻祚爰上歸

美之彌聊伸欲報之忱謹奉玉冊加上尊號曰宣仁齊聖昭憲

王后真諒孝思庶紆欽允膺休稱於不朽介景福於無疆○遣

宦者李貴贈膳羞于大平館○丙寅 上將行禫祭詣 輝德

殿齋宿○命都承旨姜孟卿往議政府議曰東宮年幼於祔廟

時未得行亞獻禮使諸大君代行何如僉曰非古典也我朝故

事亦無之不可行 從之○吏曹啓諸都監枝色或有事務不

緊而負額過多注擬之際煩冗有弊故曹與議政府同議汰冗

禮葬都監使副使判官并六令汰三有事則臨時加差濟生院

別坐二汰一造紙所別坐四汰一慣習都監使副使判官并六
汰二樂學別坐三汰一內醫院別坐十三汰朝官別坐一鑄字
所別坐七汰二司齋所別坐二汰一修城典舩色別監六汰二
典廩別坐一革惠民局別坐二汰文臣別坐一軍資造成色三
一以本監判事兼差禁火都監使副使判官并六汰二其汰去
別坐有箇滿者隨闕叙用何如從之○丁卯上御玄袍翼
善冠烏犀帶行禫祭御袞龍袍玉帶還宮儀仗皆復吉停賀禮
百官進表裏鞍馬諸道進賀箋○命都承旨姜孟卿將回奉麻
布百二十匹贈使臣又以麻布二十匹石燈盞二事人參二十
斤滿花席五張贈之曰殿下將土產薄物以助路上之費○
左司諫任孝仁避嫌曰夏享誓戒之日出門時戶曹判書尹炯
在後拳歐背上曰汝亦與宰相一時出門耶是非戲事受辱如
此安然就職未安於心命名孝仁出仕孝仁曰臣以庸劣忝備
諫院受辱如此不可就職遂上疏辭職曰臣本無狀承乏諫職
常懷汗赧本月初四日詣議政府受夏享大祭誓戒待堂上官

畢出臣亦出自東挾門有人拳歐臣背厲聲叱曰爾亦此時出耶顧見乃戶曹判書尹炯也臣以庸劣為人輕賤被此歐辱靦面就職有愧於心伏望命罷臣職代以賢能 上曰尹判書必不為此也若是實事不過戲耳有何嫌乎仍命出仕炯來啓曰仁孝仁以臣為拳歐背上凌辱諫官至為辭職然實非臣所為也彼必不及詳見而疑臣所為也大抵臺諫雖監察正言秩卑之人尚不可輕加戲侮况司諫位尊望重乎且臣為嘉禮色提調孝仁為別監堂上郎廳之間豈敢相戲深恐傍人聞之者以臣為狂妄也心實愧赧願下臣敕司命令分辨則可以得情矣 上曰此豈判書所為乎勿嫌就職俄而孝仁又來啓曰昨日命臣出仕然尹炯以為非臣所為反以臣為不及詳見而誤啓臣反覆思之雖夜左右列炬火明如晝且大言曰汝亦一時出耶則非曖昧難明之事而炯以為虛事臣深恐物議請更避嫌右獻納趙元禧又啓曰尹炯以孝仁為不及詳見而有是言然炯之陪從知印錄事隨孝仁椽吏非一耳目不可掩請下有司

鞠之美孟卿亦啓此事雖小有關大體判書司諫之間遙隔不可一時出入也判書未出而司諫歷位先出固不可也司諫當出而判書遲留後行亦不可也孝仁辭職今又引嫌此必重被羞辱心懷憤憤也尹炯以大臣匿實不首豈不以違禮而不能盡輸也 上從之遂下傳旨于憲府令鞠炯歐諫官及孝仁失次與宰相並出被辱之罪蓋他曹判書皆依品序立炯以執事別立他班及誓戒畢二品以上出後孝仁依品出來炯之立處遠於本班故後於孝仁非孝仁先炯而失行也時人有言司諫被流奉判書逢憲劾蓋譏之也孝仁庸懦為司諫唯唯無一語憲府鞠之未竟而遇赦免孝仁遂左遷然炯之歐孝仁人不能無疑焉○平安道都觀察使鄭而漢進鷹十五連犬十隻○戊辰命都承旨姜孟卿將回咨草視使臣使臣曰前解送人口數及日月不必如此逐一開坐當云初起景泰二年三月二十日至某年月日節次解送人口共該幾名口則文書不至汗漫且今解送人等供詞何不錄於咨文乎孟卿曰此咨回答遼東咨也

今解送人供詞錄於解送咨使臣曰然孟卿又曰去年正朝使
赴京時太監尹鳳口傳 聖旨云本國若有海青須即進獻但
不可委差人以進後日使臣之來須帶來獻今適有海青兩三
連欲進獻然 聖旨云勿委人以進茲未進獻今欲於回奏使之
行就付進獻使臣曰好○遣宦官嚴自治贈膳羞于太平館使
臣目指贈遺之物謂姜孟卿曰此是 殿下所贈不受則深恐
違命故受之賫去路次馱載之馬亦恐煩瀆 殿下也館伴李
邊金何等議曰本國待漢人情實今解送人等供詞備錄若供
詞不錄於回咨則慮恐以解送咨為常例之事中間留滯不至
兵部而朝廷莫之知也莫若錄於回咨姜孟卿將此議以啓
上命承文院提調擬議以聞○平安道都觀察使鄭而漢進鷹
十三連犬十隻○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請移北青邑
治於別難台洞口 從之○禮曹啓進士試取條件一十韻詩
有破題直言景句方今之格卑陋莫甚繕寫故作爭相蹈襲製
述既易遂開冒濫之弊乞除十韻進士依生員試例皆以古賦

及古律詩中一篇取之律詩則六韻以上古詩則十韻以上五
七言試官臨時定之一東國正韻既已參酌古今韻書定之於
用韻無所防礙乞如禮部韻略出注解令舉子用以押韻一前
者立年限之法蓋以十韻太輕年壯者易以冒濫也雖有年限
冒年者頗多今若合詩賦取之則宜除年限以廣取才一依生
貢例講家禮小學一進士生貢各別試取則放榜遊街外及方
儒生累朔留連不無煩弊乞於一時一處間日試取放榜分左
右相間唱名一今以詩賦兩篇取才則與生貢試既無輕重令
齒序間坐以杜爭長之風 從之○傳旨禮曹曰行幸時侍臣
班次司憲府司諫院毋得高聲辟除姜孟卿嘗啓曰凡行幸時
司諫院成羣辟除甚至聲徹御輦殊為無禮願自今禁之故有
是命○賜六承旨鷹各一連○已巳命宦官射于慶會樓下
上臨視之○命承政院曰祔 廟後宗親欲進豐呈其考前例
以聞議政府啓祔 廟後宗親豐呈雖無古禮為之無害若不
定品物則宗親等爭欲豐侈其弊不貲宜定物品 從之○

果川人邊安烈凌辱邑宰 上曰此人年老且原從功臣之後
原之如何承旨等啓曰自恃功臣之後蔑一邑之主情不可原
命外方付處 平安道都觀察使鄭而漢進鷹十三連犬五隻
○命承政院曰今使臣但率頭目二人而來支應之費視古少
矣而各道每五日一進物膳無乃有弊乎若計用度有餘則姑
令各道勿進何如其問迎接都監以啓○命安平大君瑢賫香
疏往大慈庵轉華嚴法華經○庚午遣宦官李貴贈膳羞于大
平館并贈烏賊魚二千餘尾先是使臣語館伴曰我來時劉叅
掌欲得明腹肝問其狀乃烏賊魚也館伴以聞 上命與之○
命都承旨姜孟卿馳書于平安道都觀察使曰前者啓使臣欲
到觀察使首領官衙若回程時更有此言則但答以大人下臨
陋止不告國家而私自接待實為惶恐○辛未命都承旨姜孟
卿往語使臣曰 殿下以大人之言累諭邊將催促逃回人口
昨暮有自後門逃回漢人八名到京使臣曰已知孟卿又語曰

大人言毛憐衛野人若居我國邊境則悉令趕出境外夫毛憐
衛距我國境隔遠非特江內雖江外亦無一人來者况與我國
素有讎嫌彼無來居之理我無許納之義使臣曰然孟卿出使
臣召見逃回漢人與語後謂館伴曰此人被擄住處去後門二三
日程自言我等二月初五日到境上訟途慢行到安邊催送四
日乃到京我問王京所差官見於何處乎荅以不知以此觀
之前日差去人必不到後門也須啓 殿下再差人往後門為
可更呼通事李裕德曰我本國之人豈敢生事汝亦知之矣此
人到京已有日矣都承旨何以去昨日乃到乎 上聞之御思
政殿召見姜孟卿令言於使臣曰禮曹以大人之言啓達殿
下聞之命小臣細達其由此輩路上未遇所差官者以觀察使
巡歷道內周流無定所差官尋觀察使所在而去故未遇耳此
人到安邊觀察使始見王京所差官而催督上京也使臣曰此
人等到境上一月餘方到此且我之到京後差去官人何至今
不還乎必是稽緩所致孟卿曰後門道路遠於廣寧故差去人
至今未還使臣曰後門道路昔者張天使以捕海青遊遍其道

備載地圖何敢以路遠為辭遼東北京之間二十九站北京南
京之間四十一站並計七十站而疾行則七八日能到矣今後
門道路雖遠往復十餘日則有餘矣須啓 殿下速差人到後
門細知走回人口有無也我本東寧衛人也向我國安敢不厚
差人至後門的知無走回人則我率此人八歸付遼東都司仍
告曰我留幾日再三催督逃來人口止此而已不亦可乎孟卿
將此以啓夜將半命以急遞下諭于咸吉道都觀察使曰今來
鄉通事言三月初八日見唐人五名到會寧府則今已過三十
四日矣雖唐人未能速來而出來辭緣宜速馳啓卿何任置乎
累次所下諭書邊將知會與否不分星夜詳悉以啓○壬申左
副承旨盧叔全問安于太平館仍謂曰昨日 殿下聞大人之言
夜半開門即遣急遞又言曰昨日鄉通事自後門至言逃回漢
人四五名到鏡城所言如實則其人口及邊將馳報必至矣使
臣曰日出日落莫非朝廷之地彼毛憐衛等梗化肆毒侵掠上
國罪惡深重朝廷欲討其罪而未果彼自服罪請還人口昔者

永樂 皇帝北征時三衛達子殺掠遼東人民 皇帝聞之良
久曰此猶割牛一蹄耳何關於有無今被虜人口亦無足算也
毛憐等衛奏請回送且元係朝廷之民不可棄也予承差到此
茫然不知聲息而還則委來之意安在又曰吾欲於十七日回
還吾之入京日於回洛填以三月二十日可也然則吾之久留
於此催還逃來人口之意自著矣自後門來者使之見我我欲
問其後次逃來人口有無及彼處聲息叔全以啓 上御思政
殿引見姜孟卿問曰使臣欲見自後門來者予意當答曰領議
政皇甫仁專管北方事凡大人之言曲盡布置故不遣朝官使
領議政往答如何孟卿曰前者遣人後門之事言于使臣今若
使領議政往答則不遣人後門明矣如此之事不可無權遣類
悟知印曰昨自後門入來如何 上曰卿言然矣凡事貴直巧
飾之言甚可恥也今來驛子往答則是直也然此人迷惑言語
之間應對錯誤則尤為不可即召皇甫仁金宗瑞鄭奉李穰許
訥令孟卿問之仁等曰令知印一人稱為承差往還賈觀察使

啓本示之為便宗瑞許詡等曰阿曲之事不可為也使驛子往見之仍示啓本曰急迫之事遣朝官則必不速來以能騎驛子不分星夜通于其道監司曲盡布置又使此人來報為便回咨內入京日皆曰迎命之日不可進退即遣孟卿言於使臣曰當初事急故所論事意備載文案授快騎人送之此人受本道觀察使啓本而來仍令館伴金何讀之使臣曰已知孟卿又曰迎勅之日不可誣也 殿下聞大人欲於十七日發程願留三日以待後門差去之人使臣曰當從 殿下指揮○上議于政府曰會禮宴讓寧孝寧皆入叅進爵時坐而受之乎起而受之乎皆曰創業之君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守成之君臣諸父昆弟此大節也不可起居○癸酉遷 翼祖主于永寧殿○上御遠遊冠絳紗袍詣輝德殿御冕服行告動駕祭宗親百官服朝服侍衛陪祭如儀○甲戌祔 世宗大王昭憲王后主于 宗廟如儀命右議政金宗瑞祔位版于 文昭殿以翼成公黃喜貞烈公崔閔德文敬公許稠文僖公申槩文靖公李隨配享廟廷喜

在世宗朝在政府最久務存大體不事紛更世宗屢稱其
持論正大有人嘗稱有貪淫之行然人言此乃嘗不悅於黃氏
子弟者之言也稠憂國如家赤心奉公言行皆可師法蓋喜之
重厚得體稠之忠直守法可謂守成之賢相矣閔德少以清直
聞及受閔寄所至威惠並施征婆猪也持軍嚴世宗稱其有
將才隨以潛邸舊恩亦得陞配槩少以文學名晚年遇知言聽
計從然逢迎刻迫無德在民血食廟庭不愜人意其配享教書
曰念我皇考摠攬羣英魚水同歡雲龍際會時惟諸卿言聽
而計從功成而名遂大勲在於國家至澤及於生民粵稽古禮
宜舉禱儀黃喜姿表魁偉聰明絕倫總量宏深身為首相二十
四載務存大體不事紛更為國著龜許稠稟性嚴重存心誠敬
從容禮法動以規矩自家而國人無間言黼黻治道勲業垂後
崔閔德深沈有智寬而有容清儉自守朴素不文雄武絕世行
師有紀東西宣力功高無比申槩聰明剛果善謀能斷淺達古
今才蘊經濟遭逢聖明展布底奧奮謀振策賁飾昇平李隨

賦質溫良操身端雅學究性理處事謹恪遇知先王曰從潛
邸開教聖學裨益弘多予以眇末嗣承丕基每念先王之貽
謀以及諸卿之遺烈未嘗不耿耿于懷屬茲升祔之辰特躋從
祀之列以恢報功之典於戲情實切於股肱思豈間於幽明庶
永享於萬世而匹休於王家故茲教示想宜知悉○上還齋殿
御遠遊冠絳紗袍備儀仗鼓吹還宮宗親百官朝服侍衛道上
設難戲又設練棚於景福宮門前成均博士李季專率儒生千
七十人獻歌謠其辭曰臣等伏惟主上殿下重离繼照孝思
通追於先猷三年喪畢熙事告成於清廟神人胥悅日月增光
臣等聞道以繼體為難禮以宗祀為大啓賢能敬合謳歌之攸
歸武聖丕承惟喪祭之是重蓋一時之盛際實曠古而罕逢恭
惟主上殿下學問就於日新仁孝出於天性繼之志述之事
彌綸業宏聽無聲視無形羹牆慕切以孝為理惟禮是遵茲闋
夏制之期屬稱殷禮之日予以祔神主於宗祏亦以膺彤璽於
於明禋躬奉圭璋袞衣耀龍章之彩駿奔遵豆簫韶致鳳羽之

儀於昭禮樂之興益衍邦家之慶和氣充塞頌聲沸騰伏念臣
等俱以庸資獲覩盛舉載率虞胄敬迓周行就如日望如雲仰
鑽瞻忽手之舞足之蹈滂泆詠嘆辭曰明明我后聖學日就大
德天覆自居元良三善允臧孝友夙彰監撫一國民物懷德咸
仰貳極星輝其重海潤其漉謳歌其同繼序不忘孝思無彊在
疚心傷諒闇恭默饘粥之食顏色之戚聖訓是希先王是師動
無闕遺日月踰邁三年奄屆俄臨吉祭爰御鑾輿虬駟騰虛雅
雅魚魚儀衛磊砢旗旛婀娜或右或左乃入廟宇乃祔神主乃
薦豆俎肅肅奉璋稷黍芬芳聲樂洋洋神其侑妥百祿是荷產
祥降嘏法駕還宮日正當中薰風方融黃童白叟雜沓先後刺
語聚首我后我仰聖德蕩蕩類于堯顙我詩我歌綿綿袂爪光
于周家民康俗阜嬰慕父母爭呼萬壽臣輦駕劣幸逢千一得
見今日奮肆矧媮長言康衢歌于爲于耆老判內瞻寺事慶智
等又獻歌謠其辭曰德無加於孝乎得歡心於黎庶禮莫重於
祭也舉盛事於宗枋恭惟體舜文明躬湯聖敬既闋諒闇之制

式展遷祔之儀茲乃敬所存而愛所親蓋亦祖有功而宗有德
玉璣既奠金輿載旋化日方張薰風斯至驅祝融以戒道詔兩
師以清塵柳拂旌旗九街動龍蛇之影花迎劔佩千官聯鷓鷯
之行於是巨釐劬勩而戴方壺於闕下夸嫁鼉鼉而擎華嵩於
輦前錦岳繡嶺之崢嶸珠宮具闕之峽岫掀天雅樂奏八音以
轟飗動地歡聲傾九市以雜沓臣等共保桑榆之晚景重沐雨露
之深恩飢而食寒而衣實是君賜之厚矣朝而作暮而息何知
帝力之有焉雖犬馬之齒表固葵藿之誠切扶筇就列拭目瞻
天鶴髮鬢鬢已之追車之壯鮐背偃僂祗陳擊壤之歌歌曰玉
輦從容下九天冕旒裡祀闕宮還街分鸞鷲風雲盛山聳蓬瀛
日月閑白髮康謠迎鳳蹕丹誠華祝拜龍顏此心皎皎天垂鑑
髣髴三呼咫尺間○御勤政殿受中外賀諸道進箋獻方物倭
人四十餘人亦與賀班仍頒教赦中外教曰喪祭已畢聿嚴宗
祀之儀熙事告成爰舉推恩之典予以涼德叨襲丕基在疚之
念未弛即吉之期奄臻心同無窮禮不敢違以景泰三年四月

十一日祗奉 皇考世宗莊憲英文睿武仁聖明孝大王皇妃

宣仁齊聖昭憲王后神主祔于大廟躬服袞冕昭薦精禋 祖

考是歆臣民胥悅屬茲大慶宜布寬條自景泰三年四月十一

日昧爽以前除謀反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

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

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

罪罪之於戲事重繼述既受禧於神明政先寬仁宜均福於黎

庶故茲教示想宜知悉賜諸執事飲福宴于議政府 上與宗

親宴于慶會樓下時將設會禮宴命世子率官僚習儀于勤政

殿前進退周旋不失尺寸見者莫不嘆服○乙亥命還給安止

告身止與權躡撰高麗史以任情減削得罪然為躡所制非止

所自為也其外孫嘗擊鼓陳訴 上不允然曰止性拙直 先

王所以加罪者以陷於躡術中不能止之耳至是乃給之○遣

宦官贈膳羞于大平館○成均生貞朴繼金等上言曰臣等今

以獻歌謠事來聚義禁府之傍府都事鄭沃卿密妻妾在行廊

上悉聚所掌山臺籩禮于其下使螺正五六人持鑠辟人具
設百戲與之共觀學生數人行過其前被螺正捶撻執相詰
次卿不勝私忿即到禁府發螺匠十餘人拿學生曳髮交接徇
示道路且驅且捶肆威淫怒擅自囚禁 殿下待士以禮沃卿
小臣欲驕妻妾敢爾如此臣等痛悶伏惟 聖裁 上命司憲
府鞫之○丙子遣同副承旨權自恭贈鞍子一面于使臣○遣
都承旨姜孟卿請使臣設宴于勤政殿○丁丑賜夏享 宗廟
亞獻官皇甫仁 文昭殿獻官金宗瑞等鞍馬 宗廟終獻官
鄭萃進幣瓚爵官李思哲薦俎官尹炯禮儀使李承孫奠幣瓚
爵官李季甸輝總殿贊禮鄭陟 永寧殿獻官洪海等馬各一
匹又賜六承旨及通政以上諸執事彩段彩絹各一匹其餘執
事並陞一階又 文昭殿永寧殿執事進階古無其例 上特
令皆進階○以右叅贊許詡兼判吏曹事崔興孝僉知中樞院
事加咸吉道兵馬都節制使李澄玉階崇政平安道都節制使
朴以寧階資憲澄玉勇敢有威名嘗以會寧節制使久在鎮時

新置四鎮澄玉威名素著諸種落甚畏之性清儉毫不取為
當時武臣第一至是以久勞于外進一品階興孝嘗以善書著
名有求書者輒應公私屏簇多其筆也但書法近俗積官藝文
直提學以年七十致仕至是年過八十祔廟還官時以老人獻
歌謠上憐之擢拜是職○命減咸吉平安道沿邊防禦人所受
還上各二石○賜內醫全循義鞍馬以治密城君琛病得差也
○咸吉道都觀察使金文起上本道便宜事各翼千戶以四五
六品甲士差下其仕到對番錄上且吉州以北各官判官職兼
民事宜以武吏兼全者為之咸興府東西班土官知印主事伍
尉螺匠一依平壤加定又察訪當令觀察使殿最施行上令
議政府議之皆請從文起所言唯土官加設金宗瑞許詡以為
平壤東班土官之數九十二咸興土官之數三十七今姑定為
六十平壤西班土官之數四十六隊長隊副二百九十一咸興
土官之數二十隊長隊副四十八司勇以上依平壤之數隊長
隊副因前數姑定為一百五十知印螺匠主事之數訪問本道

知其元數然後更議從之○戊寅視事御經筵鄭麟趾啓曰南
部教授官孔頴有學術宜於師表前者除延豐縣監兼判吏曹
鄭甲孫以師儒難其人改除南部教授官今未有過誤而除水
原教授官請留京中以資訓誨 上曰頴誠有學術乎麟趾曰
儕輩皆稱之 上曰當從知言又啓臣掌慣習都監事 先王
所作定大業諸舞今當會禮宴不可不設若得伶人百餘則事
無欠矣女樂倡亂之本若當衰季其弊尤甚昔侍講倪謙在使
館謂臣曰爾國禮樂侔於中華然用倡伎此夷風也 上曰此
人所共患而未去也知言然矣○傳旨曰門外行幸必令右贊
成李穰隨駕○使臣詣興天寺燒香仍遊漢江命姜孟卿賚酒
肴往慰之○遣宦官于諸道選處女將以配東宮也○左叅贊
安崇善卒崇善字仲止順興人高麗贊成事軸之五世孫家世
貴顯為巨室崇善素穎銳不羣初以門蔭補啓聖殿直累遷司
憲監察庚子擢魁科拜司憲持平見事風生轉吏曹正郎以吏
幹著名一時擢司憲掌令以言事左遷累陞至執義又以言事

罷世宗遣恭寧君朝京師以崇善為書狀官除大護軍尋擢承政院同副承旨遂擢知申事出納明允大被寵遇屢承密旨同僚不得與聞且箝制僚友性又短於謙恭同列皆厭之癸丑之北征也廷議或可或否世宗意未決問計於崇善崇善對曰介冑之士言征伐縉紳之儒言和親以臣所料滿住罪惡貫盈問罪之師不容緩也世宗決意征之其軍法征謀悉令主之金禮蒙嘗於經筵聞之退謂人曰人臣荷上恩遇而不順上旨者鮮矣丁母憂服闋拜大司憲移工曹參判轉京畿都觀察使累轉兵曹判書平安道饑舉崇善為都觀察使赴任數月以疾辭罷尋除藝文館大提學李宗元之事起謫固城縣自以無情憂憤成疾世宗知其無他量移稷山尋召還上即位拜中樞院事俄擢議政府左叅贊兼判兵曹事世子左賓客以前日用人失宜上書固辭上以宗元之事非其故犯竟不允自得重罪臨事多畏忌又以病常在家至是卒遺命毋作佛事一依家禮朝野惜其為人崇善有志節明銳剛果剖決如流

所至有聲見人有才愛之無已為人端雅溫肅人愛而畏之然過於剛果好惡有偏其所趨附者必欲庇護薦拔不暇以此卒取宗元之禍家富飲食極為精巧居官雖盛饌不能食謚文肅學勤好問文執心決斷肅二子訓誼○使臣請承旨朴仲孫曰我之出來非徒交割勅書而已選差的當人事完而還也故子當初到境使之馳啓到境又請差人經到境上細知聲息而來前者二次往還人皆但賣文而往付觀察使而還緣此未聞的實聲息仲孫曰令快騎人探候而回前日回啓文書大人已親覽矣使臣曰前聞又有走回人五名出來後門之語何至今無回報乎仲孫曰此輩之言本不可盡信但係聲息故傳告大人耳如其真耶邊堡官豈不馳報乎○己卯 上謂姜孟卿曰前者嘉禮色提調啓選世子嬪時并選淑媛良娣可也予從所啓但正嬪須選無痕咎令族自餘雖微有痕咎無乃可乎其議以聞孟卿即往議之禮曹判書李承孫戶曹判書尹炯議曰雖有痕咎之門若非父母則充側室無害於義右議政金宗瑞曰自

古帝王於正妃無子而側室有子則何論嫡妾且古人云妙選
令族此臣等謹嚴精選之意也今有上旨當如承孫炯之言
然其連世再嫁或刑戮者乃不祥之門雖當時貴顯之門原系
賤妾之後不可以世代之遠虛論也鄭奉南智議與宗瑞同
上曰依所議以選○庚辰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曰憲掌令李
甫欽啓奉中樞王麟昵愛婢妾朝迪生子孝孫以妻金氏所生
卞玉等反稱名不知金家女子所生又以胎朔相違稱非已之
子而成置遺書其田民專給賤妾子等然金氏本為士族終身
守節而死且卞玉年方十歲王麟給奴婢十口使就師讀書又
以王麟內外一族供招觀之卞玉實為王麟之子王麟愛妾之
故不以為子可知矣若從父文書則其田民當專給孝孫然卞
玉以嫡子不得田民於大義不可憲司以此疑而不決有年矣
臣妄謂魯惠公寵愛仲子以桓公為嗣隱公攝養而春秋正桓
公篡弒之罪是其嫡庶亂倫則諸侯之命有所不從也周惠王
以愛易太子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襄王孔子美其功是

其長幼失序則雖天子之命亦不從也。以大舜之聖不容於瞽叟，以伯奇之孝見黜於吉甫，古今人倫之變亦多矣。上曰：王麟以下玉為己之子而不給奴婢，則依春秋大法改正可也。以為非己之子而成置遺書，父子真偽難以一揆之言而定之也。顧謂諸相曰：掌令之言何如？皇甫仁曰：父之文契更改則於大綱未便。刑曹判書趙克寬曰：知子莫如父，兵曹參判李邊出謂諸相曰：吾先父聽母之言以吾異母弟為非己之子，不給財物。父沒後我等以為先父骨肉從父母之命而不以為弟，則是逆天理也。告於母，燒棄父書，平均財物，王麟之事從大義改正可矣。○判漢城李堅基啓：禁伐松木，兵曹之任也。今以事煩移於本府，本府亦無暇巡禁無識之徒盜伐松木，未能掩捕，請加設官。負否則令本府除雜務檢察。上曰：加設則不可，令一負專掌可也。○會宗親于慶會樓下閱射。○遣權自恭贈使臣油蠶兩傘，皆使臣所求也。○遣宦官嚴自治贈膳羞于使臣。○辛巳上幸大平館宴使臣。○以使臣將還，預遣宣慰使中樞院副使

柳守剛于黃州刑曹叅判趙瑞安于開城府○上親選處女于
內殿○壬午視事○命宦官射于慶會樓下 上臨視之上親
與宦官嚴自治射侯集賢殿校理李芮嘗於經筵啓曰人主好
尚不可偏使人得窺其所欲抵隙而投之若聲色遊畋之事則
為害固大至如詞章似為無害而高麗君臣酷好唱和卒至誤
國誤身近日 殿下數出後苑觀射此不得已習武之舉不可
謂之偏好也然有以數為言者大抵人君好尚不可使人指之
也 上曰人君好尚誠不可偏予之閱射非偏好也以軍國不
可弛武爾 世宗亦喜觀射以關於武教也予謂此事無妨然
予之過失宜爾近侍者以時言之交補不逮○使臣謂承旨閔
騫曰我受勅而來不知後門聲息可乎若近日所差人還則須
來報 上聞之遣姜孟卿謂使臣曰後門探候者今朝入來邊
上無一人逃來且前者鄉通事所言亦妄也使臣曰如此的知則
事正言順可以復命矣又曰朝鮮與毛憐衛曾不相進之語須
錄於咨文孟卿曰彼人之地山川險阻樹木茂密自來絕不相

通但被虜人來到則解送而已使臣曰與我一時回奏宰相若
與我言相違亦可慮也孟卿曰造飾之事自然敗露今則事理明
正何相違之有○皇甫仁受命往碧蹄驛以餞使臣也○使臣
謂館伴曰於回咨當云本國緣邊守備去處並不曾與野人相
通只有往往有回走人幾名口今次解送事開寫為可○上謂
朴仲孫曰今回咨稱轉達提督軍務摠兵官聞奏施行而解送
咨只稱轉達施行前日議于政府曰解送人口原係兵部之事
且來咨云送到遼東摠兵官交割自今宜改舊例稱轉達提督
軍務摠兵官轉達施行而本國解送官亦當至廣寧交割今看
咨文章與前日議乖反何耶命仲孫詣金宗瑞第議之宗瑞曰前
日未悉來咨之意而謬啓也更詳來咨云遇有毛憐等衛送到
原搶人口即便差人順帶伴送遼東摠兵官交割今解送人口
抹毛憐衛送到之人乃逃迴人口也當依前例解送遼東而咨文
稱轉達聞奏施行為便其來咨有留難遲違之語其回咨當歷
叙前此解送人口并叙今解送人口而云如有毛憐等衛送到

原倉人口安敢遲違如此則乃一時因來咨之文而回答也非
永遠通例也且遼東乃上國來往初門凡事皆賴之若心懷不
平非本國之利也逃回人口解送咨文宜仍其舊仲孫以啟
上曰今此則逃回人也若後有毛憐衛送到原搶人口則如之
何更議而來仲孫又往議之宗瑞曰後有毛憐衛送到原搶人
口則當據今來咨轉呈都督軍務摠兵官聞奏為便仲孫回啟
上曰當更議之○癸未地震屋宇皆震占曰地以四月動有音
五穀不熟民大饑○使臣還上餞于慕華館宴罷舍人慎詮
以堂上之言啟曰聞二十一日幸峨嵯山觀獵峨嵯山在兩
陵之間今終制之後不拜兩陵而先幸峨嵯山講武似違大
體雖近日未得吉辰而致然於視聽無乃不可乎先拜兩
陵而後觀獵猶未晚也上從之是日忠扈衛以雨甚妄意使
臣不歸不設補簷遮日 上至則亟命設之而布帳雨濕未解
設 上怒命囚忠扈衛鎮撫鄭興孫于義禁府○東宮幕次在階
下宦者嚴自治於階上脫衣使人摺之田昉亦於階上踞坐俯視

頑慢之狀人皆疾之○別雲劍海平尉尹延命中樞院使李澄
石不及侍衛命 憲府鞠之○奉聞使李蓄如京師奏曰東寧
衛千戶金寶齎捧到勅諭該近得遼東邊將奏報建州三衛女
真野人先因北虜逼脅來犯我邊搶去人口後聞朝廷欲行調
兵征討始各畏懼將其所搶人口送回赴京服罪然聞其間多
有怙終之徒潛帶所搶人口逃往王國後門於幹木河一帶地
方藏躲等因朕念此徒狼子野心容留久住必生後患為王國
害非細不可不早祛除勅至王即嚴戒守邊頭目速將前項躲
住女真野人盡數趕出境去不然必致引惹外寇生事治之晚
矣如有重情可即差人擒拿解赴遼東邊將處定奪毋或稽違
欽此除欽遵外議政府狀啓行據咸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呈
該本道邊鎮會寧迤北係是野人窟穴山谿阻隔樹木茂密諸
種野人四散占據蹤跡詭秘雖有潛帶所搶人口藏躲本處無
從可知若乃卑職所管境內怎肯教他潛來躲住前後解送被
擄回還遼東人口所共見知不敢容匿呈乞照驗得此具啓據

此臣竊念幹木河地方雖近本國後門所有野人彌令所不見
况兼在先人口陸續逃來轉解遼東共該八百三十四名又於
近年遼東等處被擄人口或逃來小國邊邑或野人帶來遂為
邊將收奪節次解送總計一百六十九名口緣此上項野人等
心懷讎怨且患搶到人口逃去不止不欲帶住本國隣近地方
豈有截逃境內之理臣竊詳此肇謫詐萬端容留久住必生後
患誠如聖諭若有帶領所搶人口潛躲境內安敢容留即令邊
將欽依勅旨事理施行○甲申遣宣慰使同知中樞院事李樺
于義剛○司憲掌令李甫欽啓曰閔謹所犯以事在赦前其事
干各人並令勿鞫臣等謂若所犯深重則雖經赦宥必窮訊賊
物以徵其物明有前規况贓物皆是民膏不可置而勿論上
曰屢經赦宥當初亦不必問也只以橫斂民財鞫之今罪狀已
成不必更問○南部學堂生李淑昌等上言曰竊聞帝王為治
之道以教養人材為急而以擇任師傅為本故其在唐虞契為
司徒而敬敷五教雙為典樂而以教胄子夏殷庠序之教成周

辟雍之學無非得人以任其責故人才輩出克成文明之化恭
惟我朝自太祖興運以來尊崇學校重任師傅今我殿下
善繼善述凡任師表尤為慎重必擇經明行修之士以授其職
其所以培養作成之功雖唐虞之盛蔑以加矣前注簿孔頴學
術精研聞望益重誠多士之所當取則也庚午冬拜延豐縣監
朝廷以有學術改除教官今除水原教官伏念以外學比國學
不無輕重之殊伏望還除本職以遂臣等之願不勝幸甚命除
京職○傳旨曰今後使臣接對時太平館及慕華館等處鋪陳
遮日承政院注書先期一日預先考察○皇甫仁餞使臣于碧
蹄驛復命上令姜孟卿問曰今解送人口移咨摠兵官交割
無乃可乎仁曰移咨摠兵官古無是例且解送唐人文割遼東
其來已久不可更改上御思政殿引見孟卿曰今解送之事
非是可否之事大臣何議之駁也今遼東咨有遇毛憐等衛送
到原搶人口寫記名數就差人伴送遼東摠兵等官交割則朝
廷之意乃令交割於總兵官也何以違朝廷指揮而交割遼東

乎 上教稍嚴孟卿曰小臣之意不如是也於摠兵官交割之
文乃因幹木河野人之言而摠兵等官所奏故兵部之議如此
也今去唐人非是毛憐衛所送乃逃回人口也豈可將逃回人
口輕付總兵官乎且自古以來皆於遼東移咨况摠兵官非衙
門也其非衙門而移咨亦無例也 上曰雖非毛憐衛送到人
口是亦一體唐人也摠兵官雖非衙門亦是遼東總兵官也其
移咨摠兵官豈悖理也其台政府及承文院提調議之皇甫仁
金宗瑞鄭萃李穰鄭麟趾許詡李承孫金聽辛碩祖金滉承召
而來御思政殿引見姜孟卿命議之曰遼東咨文內遇有毛憐
等衛送到原搶遼東人口寫記名數就便差人伴送遼東總兵
等官交割以此觀之若有毛憐等衛送到人口則當交割總兵
官其解送咨直移摠兵官無乃可乎且今解送人口雖非毛憐
等衛送到人口是亦一例唐人交割於摠兵官何如僉曰毛憐
等衛奏曰我將人口送到高麗轉解前來此是謀避之言如其
真實何不自解京受賞而轉送本國乎然有命不得不議若毛

憐等衛送到人口則當交割總兵官咨文則無移咨總兵官之例當云轉呈提督軍務總兵等官聞奏施行且今解送人但是逃來人及邊將收奪之人不干毛憐衛依前例移咨遼東為便上引見姜孟卿曰後次雖毛憐衛送到人口其咨文轉呈提督軍務總兵官之言可無也但毛憐衛送到人口遼東總兵官處兵部奏准移咨若此語專指毛憐衛送到人口則然矣倘或朝廷之意以為自今走回人口皆令於總兵官處交割則今解送人口亦一體唐人耳毛憐衛所送人口則交割總兵官自逃回者付之遼東都司似亦膠柱調瑟雖當於都司移咨其人口則交付總兵官無乃可乎皆曰解送人口領到遼東欲於總兵官處交割事告于都司若許諾率歸廣寧如其不聽一從指揮為便上從之即修事目並下諭于李蓄遣承文院副校理安迺傳付事目及諭書○乙酉上親選處女于內殿○姜孟卿啓京畿民間所儲乏絕未能播種春寒無麥又無農糧宜發倉賑貸上分遣知印二人于京畿左右道檢察農事○丙戌御思

政殿受常總視事刑曹判書趙克完啓今赦後一罪以下皆
蒙宥竊盜窩主流移人窩主未得蒙宥皆令入居輕重與情相
違上曰婦言然矣鄭萃曰兩界流移人逃亡出來其許接者
皆得蒙宥則兩界虛矣上曰元犯人蒙宥窩主獨不蒙宥非徒
輕重失宜頒赦之恩不均彼矣乃命刑曹報議政府立法○御
經筵輪對○丁亥司憲府啓曰本府鞫李石杖奸父妻事然本
府無獄自典獄上府時與奴僕相通多般飾辭因此獄辭不成
請移義禁府鞫之不允○司諫院啓曰世宗大王祔廟時
朝士安希加資競求執事吏曹以相避之人皆差執事兼判書
鄭萃相避二人判書李思哲相避二人總判李季旬相避八人
叅議李蓄相避二人佐郎李誠長相避二人曹孝門相避一人
郎廳六人四人與於執事而所掌郎廳皆與執事希望聖恩
請令改正且司鑰沈長已子沈龜今除司勇其父尚未免賤其
子濫除司勇官爵不可輕褻請須改正上皆不允祔廟時執事
推恩古有其例故吏曹堂上郎廳皆自為之以至親戚姻婭

並皆差定政府又令吏曹定舍人檢詳為執事其他權勢子弟
因請托而得與者不可勝記李賢老又因安平大君瑢干請而
得之人皆鄙之○初以三年喪畢大禮既成將於二十五日設
會禮宴至是 上曰予未寧明日似未御正殿凡宴饌皆已熟
設然姑停之以待後日郤承旨姜孟卿等啓曰司饗所已宰殺
牛羊且凡掌設之官亦已備設今 聖體未寧宜賜宴于諸司
上曰予病不緊觀其證候二十六日子當親臨○義禁府劄鄭
興孫以杖一百徒三年上請 上命決杖一百其母擊申聞鼓
哀乞命決杖八十○議政府啓正統八年受教節該箇滿吏典
並令就閑待次然各司吏典纔習事務即便就閑因此稽滯事
務實為未便續吏典吏典去官條節該實差吏典二十人處一
年用二人十人處一年用一人次年用二人五人處隔一年用
一人七品去官者用實仕九年以上八品去官者用實仕七年
以上九品權務去官者用實仕五年以上其中仕多去官當次
者各其司啓本申呈自今箇滿吏典除就閑一依六典去官

從之初吏典仕滿者就閑待次之法出於黃喜人多便之至是
乃改之○戊子罷津縣地陷命致祭禳禱○司諫院右獻納趙
元禧啓金效孟今除監察其妻乃趙禾外曾孫也其孫由禮由
信雖登第至顯官其後國家詳知其故其餘子孫皆停赴舉今
效孟雖外孫胥為臺諫則未可 上從之禾妻錄於愍女案趙
元禧又啓今以 首陽大君 上諱 為慣習都監都提調六典云
宗親尊位重祿不在以事以盡親親之道請改之 上曰知樂
者寡故不得已耳元禧啓曰我朝自開國以來六十餘年其間
宗親可任以事者豈無其人乎 祖宗明垂成憲而不遵可乎
今朝臣知音者必有其人何必毀 祖宗成憲而任事乎 上
曰無可任之人且非權重之司故耳勿更言○姜孟卿啓
上之瘡屢如臣等尋常奔走者何足慮焉第 上深居九重罕
有起動故此疾亦可慮也明日雖賜宴然 上今未寧而輟宴
臣等將何心動樂飲酒乎上若只以便服御思政殿引見在內
宗親則政府大臣庶可安心飲酒矣 上從之○己丑停會禮

宴賜宗親宴于思政殿文武二品以上干議政府侍臣于禮曹
其餘各品分賜于諸司 上以便服暫御思政殿與宗親相見
後還入內○日本國王使臣來命判奉常寺事朴昭迎慰于漢
江○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周禮春官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災類
社稷宗廟則為位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疏曰天災謂日
月食星辰奔墮地災謂震裂則類祭 社稷及宗廟則小宗伯
為位祭之乞依周禮京中則 宗廟社稷奉常寺依祈告例備
物行祭外方則其官 社稷依祈告例遣官行祭 從之○庚
寅司憲府啓祔廟執事吏曹以相避之人及勢家子弟差定而
郎廳四人亦與焉希望 聖恩其心回曲請從諫院所啓且百
官亦皆駿奔助祭而今以執事一時之功獨轉一階豈不相悖
上曰執事加資 祖宗故事予因故事而為之且執事非
行止遲鈍者所能故不得已差勢家子弟及六曹郎官耳祖宗
之時豈無百官陪祭者而獨施於執事之人乎○議政府據兵
曹呈啓沿邊守令萬戶所屬銃筒軍役於他事使不得專意習

業實違本意今後毋令他役專習其業以備不虞從之○辛卯傳旨輝德殿別監各色掌限三年蠲免其役其移定文昭

殿者限三年加給衣纏○司諫院啓曰命臣等署經拊廟執事人告身倘曰執事以行止謹便者為之他曹郎官惟工曹佐郎洪元淑而吏曹郎官乃至四人堂上郎廳相避者亦多希望

聖恩此而不改則陷於狡計且今朝傳曰首陽知音故提調慣習祖宗之時若有賢能宗親其不任事乎臣等反覆思之

祖宗以神繼聖金枝玉葉極為蕃茂豈可無任事之宗親而續六典宗親不任以事以全親親之義必有深意今以

提調慣習是毀祖宗成憲也請須改之上不允○命名皇

甫仁金宗瑞鄭奉李穰許訥雲城尉朴從愚中樞院使金孝誠刑曹判書趙克寬命都承旨姜孟卿議事一咸吉道都觀察使啓三水郡下加波知農堡道路險阻江水極深非賊來之路而居民但三戶而已以三戶守護而洪原軍士出入防禦其弊不少况北青以北軍士有事變外除防禦洪原以南軍士如前赴

防一道軍卒勞逸不均皇甫仁啓臣與都節制使巡審商確洪原以南軍士分為十二番一番一百五十餘名而三水一百名因遶外四十名惠山十餘名分戍事已曾立法孤城無援而無赴防軍士未可也洪原以南軍士依前赴防加波知守護則以三水軍馬分戍為便上曰守邊之人豈不欲多占士卒然其山川險阻賊路絕無則宜寬民力以除其弊卿等熟議以啓皆曰咸吉道五鎮則太實而四有救獲三水孤單無援雖曰險阻古有賊路不可不慮一依仁言甚當一諸道焰焯莫取差遣別監及京中取土正到處作弊民不堪苦除遣人莫取以各官之大小酌定斤兩之數各自莫取上納以為常貢如何皆曰於三道酌定常貢似為便益但小邑不可獨定各以附近并定數邑若焰焯之數周足而值凶荒之歲臨時蠲減亦可上曰邑雖小不必并定餘如所議又曰世宗後宮之女年今十二歲世宗曾有十二歲成婚之命欲於今年成婚但違女子十四歲成婚之法如何僉曰亦有父母年過五十歲勿拘年限之法依

世宗遺命為可○壬辰命常參官年七十者勿與○咸吉道都
觀察使啓安邊府使洪翰令其妻往來京家至二度每行馱載
之數幾至五六十馱且翰陪箋赴京馱馬亦多載歸官中猪脯
至四馱官中猪皮四十餘領及遮日並無置處鞫問之際適蒙
赦宥然不可治民請罷黜從之○五月癸巳朔司憲掌令李
甫欽啓曰近以龍安城類監禁官吏皆命罷黜獨知靈巖郡事
鄭有容以都差使負監禁而仍舊不罷且李賢老坐賊吏奪生
身永不叙用以西班兼帶東班尚且不可今拜副知承文院事
請須改正宗親不任以事著在令甲以首陽大君為慣習都
監都提調恐壞成法上曰有容之事令兵曹更考以啓賢老
如承文院之職則除授無妨首陽提調予熟計為之不可改也
甫欽啓曰太宗慮遠之主也著令不任宗親以事豈無意歟
大抵守成之時務遵成憲在今聖明之朝雖若無害恐生後
日之弊上曰慣習都監無權有何生弊是日李賢老到承政
院見日記請改賊吏二字注書從其言改以重罪○甲午司諫

院啓兼司僕李升忠梁云石等以點馬奉使時所犯命罷兼司僕臣等以為不罷本職只罷兼官豈有懲艾之理宜并罷本職且忠扈衛官吏亦命罷別坐請並罷本職以懲其罪 上從之云石以私物分給牧子販賣又輸公廩于其家令牧子私備供給又以私妾留置牧子家升忠以己馬囑云石減官草豆飼之又庚午為全羅點馬別監盜濟州貢馬一匹○金宗瑞啓今撰世宗實錄鄭麟趾許訥曰 世宗立經陳紀制禮作樂之事甚多如儀注當別為志以便考閱則實錄不至煩冗矣金銑朴仲林李季甸鄭昌孫曰凡制禮作樂之事宜於實錄逐日以錄臣亦未知可否 上曰於實錄詳記為可宗瑞曰臣意亦以為然但鄭麟趾掌文翰者乃曰當別作志臣不敢違宗瑞又啓以世宗三十年之事未易編摩分為六房皆欲速成朴仲林今為謝恩使請以崔恒代之 上從之仍謂姜孟卿朴仲孫等曰始勤終怠人情之常卿等來往監視課其勤慢○乙未奏聞使安完慶奉勅書及賞賜八表裏回自京師以 上未寧文武百官

出迎于慕華館還至景福宮行禮如儀勅曰得累將漢人男婦
李山王呵呵等給與衣糧脚力差人送赴遼東都司具悉王之
誠意今特頒去綵段表裏用答忠勤至可領之前勅所言拒絕
野人女真不許容留一節尤須謹守今後如有被虜去漢人在
王國邊境者仍須差人管送前來又見王忠誠王其如勅奉行
上賜完慶鞍馬○議政府六曹詣闕問安曰臣等初欲偕進問
安恐煩 上鑑常使郎廳問安以為今日必平復明日必平復
矣今累日不視事又聞內醫之言瘡乃可忌之處也今邊境無
虞且無及期之事請平復之間庶務一皆停住 上曰當從卿
等之言仍曰日本國王使臣到京已久予瘡處雖不緊然根深
似有成濃之勢待平復然後見之則日將積久何以處之金宗
瑞等對曰日本使臣本為進香而來來月十五日先詣 文昭
殿進香後賜見則事不 disorder 而 上體亦庶幾復常 上曰然
遂令禮曹佐郎金曾往客館諭以此意客使曰到京翼日欲望
天顏累日不得朝見未審何由今聞 上教稍豁於心○丙

申命議政府凡常行公事皆直行移毋得入啓因政府之啓也
○上未寧遣安平大君瑢禱于大慈菴○丁酉 上疾未愈禱
于 宗廟社稷昭格殿三角白岳木覓山之神○內醫全循義
自內出曰 上瘡處痛苦至夕稍歇濃汁流出進豆湯 上曰
稍知飲食之味羣臣皆喜○戊戌議政府以 上疾未愈分遣
朝官禱于旁近名山大川之神祝皆東宮所押也○首陽大君與
都承旨姜孟卿設孔雀齋于興天寺政府以都承旨當 上未
寧時不可空宮而往遣人言之孟卿即還以右副承旨權蹲代
之○日本使臣謂監護官河緯地曰前日雖蒙諭旨然先拜
殿下次拜昇遐殿此乃我國王之命緯地荅曰 殿下有旨曰
予不忍先 先王受拜也有司何敢更啓○己亥禮曹令河緯地
問於日本使曰國家欲遣回禮使當與使者一時偕往乎使者
曰我國王年幼不能斷事政出於國王之母遂與管領不平且
秋節風氣不順艱於行船若以禮物付我輩送之則我國亦喜
矣時已經祔廟故擬於 文昭殿望祭兼行進香使者變辭曰

進香非國王之命我輩欲行私禮耳政府令監護官止之曰若
非國王之命不可行私禮乃止○庚子內醫全循義自內出言
曰上瘡處濃汁流出紙針自抽今日始不刺痛如平昔問安
羣臣咸喜而退○繕工副正李命敏毆傷一防牌九日而死命
鞫之命敏故大司憲繩直子性剛暴為繕工錄事稍知董役之
事每有營繕必掌之事畢則必轉堦○辛丑罷興天孔雀齋給
僮徒布施有差○壬寅江原道觀察使遣都事問安○又遣朝
官禱于諸道名山大川之神○初有吳明義者為內資尹盜用
官物憲府因典獄鞫之一日其妻率數婢來止憲府旁近一家
邀見明義脫項鎖移著奴令蒙頭而卧明義自著女服詐為妻
形而逃獄卒不知至獄內乃覺至是孽弟與明義爭臧獲財貨
捕告以經赦放之○癸卯遣領議政皇甫仁禱于宗廟右議政
金宗瑞禱于社稷工曹判書鄭麟趾禱于昭格殿○開城府
留守遣都事問安○甲辰京畿觀察使遣都事問安○許詡曰
大瘡之後至於三年始可完復不可不慎今此瘡處日向差愈

臣等咸喜罔極更加日慎毋使動勞以保聖躬又聞 殿下稍渴喜冷凡瘡引渴是其常證也止渴之方莫如溫中朝人嘗曰朝鮮人好食生冷故多瘡瘡此言深有理也凡血氣運行溫則行冷則止而生瘡平常之時生冷所當忌也况慎瘡之時尤當切忌又聞調進十宣散此藥須調以酒不可多服也 上曰已知之○乙巳黃海道忠清道觀察使各遣都事問安○丙午上病劇直集賢金禮蒙等與內醫考方書于思政殿南廊 首陽大君以下諸宗親皆在焉凡醫療祈禱等事姜孟卿皆稟首陽安平兩大君言告于政府然後行之以 上疾彌留分遣錦城大君瑜等禱于諸寺皆未行而罷○酉時 上薨于康寧殿春秋三十九時內外不通唯醫全循義邊漢山崔浥日進候皆庸醫不知證候以為無害至今 上觀射宴使臣及瘡濃潰循義等以銀針割瘡出汁數合痛小止揚言於外曰待三四日即平愈政府六曹日問起居但荅曰 上體今日愈於昨日就平善是日朝循義等進候始知 上體危困世子曰吾年幼罔

知如何政府大臣速詣內庭問候政府咸進于勤政殿庭使鎮撫
分守城門欲肆赦因世子以啓上已不能言但答曰不可
首陽大君痛哭外庭曰何不進清心元循義始欲進而不及焉
俄而上薨時政府大臣當上疾劇之時坐本府使舍人問
候而已一不請見診視委諸庸醫時議憤恨政府使兵曹判書
閔伸都鎮撫鄭孝全趙惠率內禁衛守舍元殿後門分守諸門
又以尹巖李杭李齡崔叔孫為宮城四面節制使各率軍士環
衛警守政府令世宗嬪楊氏奉世子移居舍元殿以嬪於世
子有阿保之恩也以鈴川尉尹師路為守陵官以工曹判書鄭
麟趾議政府叅贊許詡禮曹叅判鄭陟為殯殿都監提調主
喪事宗親及文武百官以白衣烏帶會哭仍設襲奠羣臣皆
痛哭失聲聲震宮庭不能自止街巷小民莫不悲踊時嗣王幼
冲人無所恃臣民之痛過於世宗之喪上天性寬重不喜
嬉戲年纔十餘有帝使來世宗設棚迎之書筵官令上
任駕棚前伶人爭獻伎上略不觀既還謂官僚曰何令我駐

棚前也皆無以對在東宮日開書筵講論不倦凡動作一循規
矩喜怒無所形聲色無所邇居敬以持養洞察身心性命之理
居常不與人論辨及至論難雖老師宿儒無以對侍膳問安日
慎一日 世宗嘗不豫上親割鰻魚以進 世宗許嘗之
上喜至垂涕又於後苑手栽櫻桃甚盛候節以進 世宗必嘗
之喜曰外間所進何似世子手種乎 上日侍世宗左右機政
之暇講論經史亶亶不已易禮皆 世宗所授也既通性理之
學發為文章凡教命皆操筆立書略無礙滯嘗偶書木尺曰此
尺庸何枚用之矯枉直是知天下政無私誰不服其度量如此
又好趙子昂書雜以王右軍法或於燈下臨之精妙入神得寸
簡隻紙者如重千金射侯又極神命必中且善觀天文預言雷
動某時起某方後必驗 世宗每行幸必問天變言必有中文詞
草隸唇算聲韻百家衆技亦莫不各極其妙在邸位三十年事
父王出於至誠每進膳時必親立御厨每膳先嘗乃進日以
為常乃其踐位動遵大體 上姿相尊嚴聲容圓和初為世子

也見勅使海壽郎中陳敬于客館時年纔十歲姿相玉裕揖讓
步趨無不中禮壽敬相與贊羨不已壽愛上執手與語親抱
出門欲觀上馬上以禮固辭之強之乃騎壽謂宰相李原卓
慎曰要令世子好學後內官齊賢行人劉浩亦見上歎曰此
邦山水奇絕生此羨質因勸讀書少飲酒侍講倪謙給事中司
馬恂到國上方背疽新愈顏色不如舊而謙恂一見致致退
歸使館歎羨不已其在東宮事無大小皆稟行之御書筵講讀
之外不及他事及終決庶務輪叅視事凡羣臣啓事皆曰當白
至尊不自可否終始三十年謹慎如一日日夕侍世宗不離
側及倦勤國事皆決於上庶務叢劇而侍藥視事未嘗暫廢
退則與賓友講論經史一日之間無少燕適左右未嘗見有倦
容嘗謂近臣曰近看近思錄四書所得頗多不似少時讀書也
又曰凡學愈講愈明今之學者於書頗有異同卿等為予兩言
之嘗曰男女飲食之欲最切於人膏粱子弟多以此敗身吾每
見諸弟諄諄戒諭未知果能從我言也踐位以後一依世

宗故事虛懷納諫傾已思賢下求言之教以開言路立陞黜之法以別賢愚崇文教重武備求封王氏務農恤刑減戍邊之卒停不急之務省無用之費常自歎曰安得政簡刑清使吾民無事乎見理甚明洞觀古今臨薨猶惜赦其達死生之理至矣上性至孝兩宮少有不安親侍藥餌寢不解帶憂形於色昭憲王后之病也欲嘗沙糖後人有進之者上見之流涕薦之輝德殿及世宗寢疾憂勞成病遭喪哀毀每朔望節祭獻爵幣悲淚汎瀾左右莫能仰視終三年居外殿蓋亦我朝家法也○癸丑遣知中樞院事金世敏慶昌府尹柳守剛等如京師告訃請謚議政府申禮部曰王姓李氏名珣字輝之莊憲王之長子母妃沈氏本國領議政府事溫之女也以永樂十二年甲午十月初三日生王王自幼聰明好學歲辛丑王年八歲莊憲王請為國儲明年秋太宗文皇帝遣小監海壽郎中陳敬封為朝鮮國王世子入學成均自是學日進常接賓師動以規矩無少怠容宣德二年丁未莊憲王欲遣王賀明年正

朝 宣宗章皇帝賜勅曰聞世子欲來朝觀已見王父子忠敬之心然世子今當動力學問之年况遠道跋涉非易可免其來如啓行亦令還國承命乃止正統十年乙丑 莊憲王以宿疾不能視事乃命 王叅決庶務凡所施為動合於義 莊憲王喜其有托得以怡養而國人相慶 王性至孝庶事叢劇而膏藥視膳必身親之夜分侍則不命之退不敢退間引賓友講論書史手不釋卷一日之間未嘗少間十一年丙寅三月母妃 沈氏薨景泰元年庚午二月 莊憲王又薨 王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毀踰制喪祭遵用古禮其居 莊憲王之喪也方患疽侍殯號擗大臣咸曰 殿下瘡猶未合不宜觸寒守殯動勞身體請退居于外以待平善侍殯未晚何可苦守小節不為大計 王曰所不忍也固請不許朔望及上食涕泣悲哀終三年一如初喪左右皆悲 莊憲王之未薨也為請世子冕服今 上皇帝特賜七章冠服王遣陪臣李堅期等奉表謝恩國人請以王承 襲皇帝遣太監尹鳳等封王為朝鮮國王仍賜九章冕

服緣段并王妃權氏冠服緣段賜詔有曰故王諱敬天事上罔有
怠違屬茲云亡宜有承繼世子諱王之嫡長性資忠厚國人攸
歸今特封為王繼主國事凡國中大小臣庶務盡乃心輔益善
道必使國人安生樂業永享大平之福 王即遣陪臣議政府
左議政皇甫仍等奉表陳謝王既嗣位凡事大奉蕃理國治民
謹紹先志益虔益勤不易舊臣率由舊章孜孜圖治以犴獄易
致冤屈戒諭中外司獄官吏曰犴獄之設本以懲有罪非欲致
人於死故累降教條務令矜恤而司獄吏率非法困囚以肆侵
漁自今許囚人親屬陳訴痛治以伸冤抑六月葬 莊憲王
既卒哭始視事臨經筵聽朝臣四品以上輪對一如 莊憲王
故事凡朝臣之除外任朝辭者皆引見丁寧勉諭愛民恤刑務
農訓兵之意以遣之八月下教曰尊高年古今之通義自今大
夫以年老致仕歸鄉者令所在守令月致酒食每於四孟具錄
以啓九月 王聞太上皇帝車駕還京以冕服率羣臣遙賀即
下教大宥境內略曰北虜構禍鑿與播越臣民痛憤盖有日矣

皇靈遠振虜既效順而大駕言旋四海均歡今見欽騰詔旨
云云顧惟大慶罔間遐邇宜體 聖心用布寬典王以有司固
守循資之法慮有賢愚同滯令議政府與銓曹共議京外官可
陞可黜者以啓又手製教書下議政府曰孟子曰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
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
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如此則進人退人其可忽
乎古人曰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誠得賢才而用之雖高枕無為
可也如此則求賢其可緩乎蓋古之賢君以天下之耳目為聰
明故謀從衆而自合天心愚暗之主則以言為忌有身諱死有
國諱亡自信聰明不咨于衆故禍生所忽悔已無及然則求言
不可不急也若其志氣高邁有國士之風者節操敦確敢言直
諫者勇敢剛力能禦外侮者不畏強禦莅官如家者通達事理
處事明敏者是皆可大用之人也且用人之仁當去其貪用人
之勇當去其怒用人之智當去其詐至於泛駕之馬蹶弛之士

但有一藝亦可器而用之若禦人口給心懷詐譎若偉倖自好訐
以為直若賈肩諂笑阿附權勢若安於小成苟延歲月若終日
無為懶慢摸稜若昏迷無慧不達事理如此之徒是皆自暴自
棄無所用之今雖使政府銓曹薦舉賢才貶黜不肖予猶以為
未廣自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品以上各舉賢能可進用者悉
陳時政得失民間弊瘼予將親覽不付有司言雖不中亦不加
罪於是羣臣咸實封以聞 王擇而用之舉賢能退貪污興利
除害人心以悅 王又親策舉士半製試題曰蓋聞善為國者
不過求賢從諫寡欲勤政而已不善者反是予以否德嗣守先
業日夜祗懼如臨淵履冰求聞過失以補不逮惟爾子大夫游
心聖學為日已久若有時務急於今日或有過失予罔聞知當
悉心以陳無有隱諱雖文辭秀麗鋪叙廣博而意反不足則予
徒見其反類能優稱贊君德動擬聖賢而行反不掩則予徒見其
病于夏畦今日之對務從誠實 王累下書求言猶以言路未
廣乃命朝臣六品以上皆許輪對雖小臣必和顏溫語虛懷聽

受使之盡言 王作陣法九篇勇恟勝敗之勢二十八變以教
士卒常行操鍊而時親閱之凡諸軍械亦令整理自是中外軍
旅益加精銳二年辛未正月陪臣皇甫仍回自京師 皇帝就
賜誥命有曰故王諱慈惠謙恭聰明特達樂善循理纖毫能謹
敬天事上終始一誠仁厚孚於國人功烈著于邊境自朝鮮有
國以來罕有如王者也爾諱乃其世子忠孝有誠敬慎不辭以
長以賢宜膺傳襲茲特封爾為國王藩國所寄匪德不任惟敬
天奉上為大惟保境恤民為重惟忠惟孝以求率乃父之行往
膺朕命益紹光榮又制封權氏為王妃嫡子弘暉為王世子
王榮感寵命即大宥境內與羣臣爵一級遣陪臣判中樞院事
韓確等奉表謝恩三月下教曰刑獄之設固非得已而縲紲之
間易致冤枉故歷代願治之主莫不以獄訟淹滯為戒唐立三
限之法大事之限大理三十五日刑部三十日共六十五日以
次而降至宋太祖又為之法而嚴其督課無非為滯獄之致冤
也惟我 祖宗咸以明德慎罰為先務逮先考好生之德出於天

性屢下恤刑之教告諭中外丁寧諄切然據古法亦定三限載
在六典大凡事干死罪辭證在三十日程者為大事事干徒流
辭證在二十日程者為中事事干笞杖辭證在十日程者為小
事大事限九十日中事限六十日小事限三十日事無大小辭
證在境內形迹明著者不過十日其易者亦不過三日其有形
迹難明辭證牽連不得已過限者具由以啓且於季月監獄慮
囚輕罪則出放之如有淹滯委憲司糾理今觀唐之立限寬於
宋制我國之法視唐又寬而過限者常多何哉夫聽獄貴於審
覈固不可求速誠能盡其心力三限日月亦已足矣近年以來
臬司不能仰體至意尚有因循或失於清明或短於裁決初非
曖昧可疑之事例以不緊節目往來推覆不即斷遣遂使無知
小民一遭捕繫動隔炎涼飢寒疾病因而致死者有之且囹圄
之咎度日如年一夫在獄舉家廢業傷和召災孰甚於此先考為
此憫然常欲作戒申布中外而奄爾遺世子以寡昧獲紹先緒
恐不克承先志以傷吾民夙夜祗懼若墜淵谷嘗聞一人向隅

滿堂不樂四境之內皆為卧榻之側匹夫不獲咎實在予凡爾
典法亦皆先王舊臣其可不體先王之意以誤無告之民
乎繼自今恪慎乃職務遵成憲凡有推諫毋或稽遲使獄無幽
枉之寃民被生成之澤用無負寡人祗承欽恤之意四月下教
曰蓋聞佛氏之法外於倫理惟我莊憲王學問高明予為儲
副日夕承顏每受教戒凡於神恠之事斷然無惑近來愚民冒
犯國法年少剃髮者多軍額日縮是誠可慮也予惟度僧之禁
載在令甲而奉行者未至以至於此若不申禁弊將難救予為
是惧去年冬申明冒禁者徙邊之法第慮遽爾行之騷擾必多
且萬計之衆一朝盡驅赴諸邊遠非惟情所不忍恐致怨咨以
傷和氣姑寬期限聽其自首還俗而不加刑罰或納丁錢仍給
度牒以今年為限其有過限不首及今後犯禁者痛行禁斷又
恐僻居僧徒或未周知過限不首以及乎罪其令遍諭罔或不
知夫法之不行良由官吏奉行未至自今不即禁斷官吏亦當
科罪不饒王嘗語近臣曰釋氏治心之法似與儒者直內工

夫相近而實甚相遠終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將何所用哉又曰
祿命之說亦非識者所信夫吉凶禍福往者已所已知不待於
卜而未來之事亦不須預知予故絕不信此五月咸吉道進甘
露又有獻白鵠白雉皆却而不受以旱問大臣救災之策僉曰
宜宥輕罪 王曰赦不可數下乃命刑曹徒以下罪悉皆保放
停諸道進膳及京外公私營繕下令自今凡朝臣在外而還者
各具所見弊瘼實封以啓九月黃海道疫癘行 王曰爲之憂
慮親自製文遣官祭之文曰理不純陽而有陰物不長生而有
死有來必有往有神必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癘氣之無主無
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不可與言有情則可與理曉
予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傷人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傷
人者非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
之食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自也其調和則病乃作焉故知鬼
神德盛理一天地今之癘氣實非鬼神之作慝人自作孽耳然
因一人之作慝傳洙浸廣使無辜殞歿豈非所謂天吏逸德玉

石俱焚者乎予以涼德忝為一國神人之主常懼一物有不獲其所况忍視吾民之橫罹天札乎茲命有司令於呀在擇淨為壇分遣朝官祭以牲醴惟爾鬼神收霽乖憤之氣以布生生之本德十一月命求高麗王氏之後尊其爵位給賜衣服鞍馬田宅臧獲使承祀事世襲其爵又命擇高麗名臣之有功德者配享于廟諭平安黃海兩道觀察使略曰我國自來防川貯水以資灌溉而遺利尚多若遇水旱民受其害予念今年北道民生之艱日夜思所以救民之術莫如防川灌溉為急議諸大臣皆云可也予聞其道多有沮洳之地可作水田而民不肯為其以予意徧曉村民道之以利則其中必有相率而應之者宜盡心施行王尤留意於農事每見監司守令必以務農水利諄諄勉之王以學校風化之源所係甚重命職兼館閣大小儒臣輪詣成均日與諸生講論頻賜諸生酒食又增給成均及四部學堂奴婢是年秋有李滿住管下金訥魯等到平安道江界府稱說滿住措辦土物令其子出來王諭本道都節制使曰滿住素

有嫌隙况兼作耗遼東邊境得罪上國義無許和後有托以遣
子納款而來慎勿納境今年正月陪臣趙由禮回自京師皇
帝賜勅申諭勿通彼賊王益戒邊將欽依遵守且遼東軍民
曾為野人所虜而到國者前後共一百六十餘人王皆資其
衣糧送還遼東王弟臨瀛君璆密城君琛久疾而愈王喜
甚賜醫人鞍馬貂裘王敬事諸父友愛諸弟皆盡歡心憐撫
諸弟之子一如己出母弟廣平君興之早沒收其子養于宮中出
入顧復慈愛篤至王疾病遭喪之後氣體未復而過於憂勤
羣臣請曰殿下大病後日視事輪對經筵不遑暇食憂勤大
過今負荷既重有無彊之恤間日視事怡養精神不聽亦有請
止看書以休眼力者王曰予欲止不能自己焉嘗語大臣曰人
君必須憂勤不可自逸古有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飲峻宇
雕牆一向好著者皆人君之通患也吾性不喜此雖有勸者不
能好也又謂近臣曰男女飲食之欲最切於人膏粱子弟多以
酒色敗身子每見諸弟以此戒之五月陪臣安完慶回自京師

皇帝賜 王表裏仍勅曰王累將被虜去漢人男婦送赴遼東具悉王之誠意今特頒去練段表裏用答忠勤 王方遣使陳謝而自前月始疾是月十四日丙午薨于景福宮之正寢享年三十九當 王疾革羣臣請宥境內不許及薨雖街童巷婦莫不悲號 王姿儀秀偉性寬弘簡重明毅仁恕孝友天至奉上遇下一以至誠恭儉自持不惑異端不近聲色逸欲等事無毫髮可指者貫徹經史洞達古今而尤深於性理之學時與侍臣尚論歷代治亂之機先儒異同之說而一歸於理言簡意暢聞者莫不充然有得至於曆筭聲韻皆極其精又善於草隸雅於文詞而未嘗留意焉臨朝淵默望之儼然而其與羣臣言溫溫如在春風中人亦各盡所懷焉踐位之初首廣言路旌別淑慝務農慎刑崇文重武省浮費蠲逋欠招撫流亡哀矜鰥寡方恢遠圖而遽至於斯可勝痛哉雖享國未久在儲位三十年左右先王贊成實多及至叅決庶務功總之及人者益深矣是年八月辛巳 上率羣臣上尊謚曰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廟

編 文宗其謚冊曰孤哀子嗣王臣諱謹再拜稽首上言竊以
有其德而得其名誕登大寶觀其謚而知其行宜著丕稱斯乃
古今之彛章而豈臣子之私議恭惟 皇考大王性本天縱學
惟日新好問用中精一傳帝王之道直內方外詖淫辨釋老之
辭其持已也寅畏而嚴恭其待人也寬簡而仁厚睟然固已見
盜煥乎斯有文章自居元良寔屬興望當 世宗倦勤之日揔
軍國監撫之權非惟盡三善之能亦以察萬機之決及承大統
乃宣重光孝無間於始終業愈光於繼述於是開言路以籲俊
闢賢關而崇儒友愛敦棣萼之情禮貌重槐棘之任勵兵訓卒
務農欽刑凡所猷為一出誠實宵衣旰食方恢經世之規棄屣
遺弓遽貽終天之慟眇予冲人其何恃徒自泣血以長號茲惟
哀慕而強名詎庸形容谷之可疑謹奉玉冊上尊謚伏惟 昭鑑俯
垂 睿靈茂膺洪休永錫繁祉謹言○九月庚寅葬于顯陵其
哀冊曰文宗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薨于大內是年秋九月
庚寅將遷座于顯陵禮也畫橫塞帷雕輻飭鞋羽翹前驅唇儀

森衛雲旌颯其拂秋露縟淒其引曉背楓禁之蠖獲指栢城之
漂渺孝子嗣王彌天悲慕履霜哀涕慟三朝之早違慨五月之
有制攀鳳馭兮莫及緬 龍顏其若侍爰降綸於鑿坡俾傳芳
玉字其詞曰於赫 文宗載揚耿光重華協帝一德齊湯曰出
蒼震早位前星淵衷海潤玉振金聲 先王倦勤俾揔監撫叅
贊化育經緯文武受寶承乾順紀迂衡去邪勿疑進善有旌手
扎求言親策取人士喜聖駕忠納批鱗明刑曰欽敬老由孝整
練戎兵修睦學校稼穡即田苾芬以祀輕徭薄稅務儉去侈因
心篤慶既睦幸親崇德稽典肇建虞賓廣廈細糴延訪汲引德
惟日新學乃時敏聖又多能妙兼衆絕典謨奎章規矩神筆奧
窮性理幽探韻曆乙夜忘疲燕安戒毒方求衣而永圖遽脫屣
而滄陟嗚呼哀哉孝稟膺性憂居諒陰漢制嫌短舜慕愈深殺
至哀於祥禫稱啓禮以烝嘗璋瓚戔戔韶鈞鏘鏘紛佩環兮趨蹌
儼冕旒兮肅穆歡聲競沸乎萬姓佳氣旁騰于四域胡不豫兮大
漸謂勿藥兮有喜吉夫卜於余勝命俄顧於玉几嗚呼哀哉紫殿

欲夕黼扆如昨宮車晏駕仙仗慘色哭成雷於薦紳淚為雨於
宸極丹鼎兮荆湖白雲兮帝鄉欲攀髯兮何從徒抱弓兮增傷
嗚呼哀哉壽原肇古先天不違龍阜葱鬱象設依稀薦瓊學兮
夕祖輶金根兮宵發風纒纒兮旒悠揚月澹澹兮挽哀咽衣冠
未覩於梧野劔舄終秘於橋山重雲漠漠兮瑤扉扃厚夜沈沈
兮玉匣寒嗚呼哀哉天傾厥維日潛其曜大德豈能必壽兮至
明或未久照究理數兮參差訴穹蒼兮杳冥顧盛業光輝之不
顯與神化巍蕩之難名溢青編兮遺範亘百代兮休聲嗚呼哀
哉○閏九月 皇帝遣尚膳監左監丞金宥右監丞金興賜祭
賜謚曰恭順○誌文恭惟我文宗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
世宗莊憲大王之長子也 昭憲王后以永樂十二年甲午十
月初三日癸酉誕于漢陽邸自幼明睿好學歲辛丑 世宗立
為儲副入學成均自是學日進明年秋 太宗文皇帝遣郎中
陳敬封為王世子正統十年乙丑 世宗以疾乃命叅決庶務
凡所施為動合於義 世宗喜其有托而得怡養 王性至孝

嘗藥視膳必身親之侍側至夜分不命之退不敢退間引賓友
講論書史手不釋卷丙寅三月 昭憲王后薨景泰元年庚午

二月 世宗又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毀踰制喪制悉遵古禮

其遭 世宗喪也病疽新愈瘡未合侍殯號擗大臣咸曰宜退處

調保固請不許朔望及上食涕泣悲哀終三年今 上皇帝遣

太監尹鳳等來賜謚致祭賻贈有加勅封為王仍賜九章冕服

綵段并 王后冠服綵段六月葬 世宗于英陵既卒哭始視

事臨經筵輪對一依世宗故事宵旰勵精孜孜圖理不易舊臣

率由舊章凡外任拜辭者皆引見丁寧勉諭愛民恤刑之意自

外而還者命令各具所見民瘼實封以聞七月以我 主上殿

下為國儲明年正月帝賜顧命又制封顯德王后為王妃封我

主上殿下為王世子慮賢愚同滯令政府銓曹議陞黜京外

官又下手教令東班六品西班四品以上各舉賢能可進用者

各數人兼陳時政得失民間弊瘼於是舉賢能退貪污興利除

害人心以悅四品以上輪對於聽言觀人為未廣乃命六品以

上皆許輪對必和顏溫語虛懷聽受使之盡言命儒臣撰東國
兵鑿又置五衛親製陣法以教士卒凡諸軍亦令整理自是中
外軍政益修屢下恤刑之教戒諭臬司嘗自嘆曰安得政簡刑
清使吾民無事耶以民多遊手軍額日減下教申嚴度僧之禁
嘗語近臣曰釋氏治心之法與儒者直內工夫相近而實甚相
遠終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將何所用哉又論祿命之說曰往者
已所知而來者不須預知有進甘露白鵲白雉以為瑞者皆却
而不受以旱訪救災之策或請赦輕罪曰赦不可數下乃命停
諸道進膳及京外公私營繕九月以黃海道癘疫大行為之憂
慮手製祭文遣官致祭論鬼神之道極盡精微十一月下教求
高麗王氏之後尊其爵位賜田宅臧獲以奉其祀令世襲其爵
又命高麗名臣之有德者配享于廟每留意於農桑學校見監
司守令必以耕墾水利諄諄勉之命職兼館閣大小儒臣輪詣
成均與諸生講論頻賜諸生酒食自疾病諒闇之後 聖體尚
未康寧而過於憂勤有請間日視事怡養精神者乃曰君王耽

樂則雖引之千歲而不足不然則雖一年亦足矣必須憂勤不
可自逸又曰古有內作色荒外作禽獸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一
向好奢者此人君之通患也吾性不喜此雖有勸者不能好也
又謂近臣曰男女飲食之欲最切於人膏粱子弟多以酒色敗
身子每見諸弟以此戒之敬事諸文友愛諸弟皆盡歡心憐撫
諸弟之子一如己出哀母弟廣平大君璵之早沒收其子養于
宮中出入顧復慈愛篤至以是年五月十四日丙午薨于景福
宮之正寢我 殿下年方幼冲孝誠天至哀慕罔極率羣臣奉
上尊號以九月初一日安厝于顯陵在健元陵之東南在位三
年壽三十九當其疾革羣臣請赦不許及薨雖街童巷婦莫不
悲號性寬弘簡重明毅仁恕孝友出於天性事上遇下一以至
誠不近聲色聖學高明洞觀古今而尤深於性理之學時與侍
臣尚論歷代治亂之機先儒異同之說而一歸於理言簡意暢
至於天文曆算聲韻皆極其精又善於草隸雅於文詞而亦未
嘗留意焉臨朝淵嘿望之儼然而其與羣臣言溫溫如在春風

中言者雖或不中亦且優容人亦各盡所懷焉在儲位三十年
左右先王贊成實多至叅決庶務功德之及人者益深踐位
之初首廣言路旌別淑惡務農慎刑崇文重武尊高年而獎節
義減戍卒而緩田賦停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蠲免逋欠哀矜
無告方恢遠圖臣民仰望至治而遽至於斯可勝痛哉顯德王
后權氏永嘉世族贈議政府左議政專之女有淑德婉容選入
東宮為承徽後陞為嬪先王十一年而薨謚顯德安厝于京
畿安山郡之昭陵及王即位追冊王后誕一男一女男
即我殿下女封敬惠公主下嫁寧陽尉鄭綜司則楊氏生一
女未笄景泰三年壬申九月謹誌

太宗恭顯大王實錄卷第十三

女未詳... 三... 壬申... 六月... 葬...

... 女... 葬... 山... 葬...

... 葬... 山... 葬... 山...

... 葬... 山... 葬... 山...

... 葬... 山... 葬... 山...

... 葬... 山... 葬... 山...

... 葬... 山... 葬... 山...

... 葬... 山... 葬... 山...

... 葬... 山... 葬... 山...

... 葬... 山... 葬... 山...

... 葬... 山... 葬... 山...

卷十三

十三

景泰五年甲戌四月春秋館受

命始撰景泰六年乙亥十一月畢

纂修官

前後官并錄

領館事輸忠衛社協贊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領議政府事領經筵藝文館書雲觀事世子師河東府
院君臣鄭麟趾

知館事推忠佐翼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集賢殿大
提學世子左賓客兼判吏曹事逢原君臣鄭昌孫

知館事輸忠衛社協贊靖難佐翼功臣崇政大夫兵曹判書集
賢殿大提學兼成均大司成世子貳師韓城君臣李季甸
知館事正憲大夫禮曹判書知經筵事臣金鈿

同知館事輸忠衛社協贊靖難功臣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
憲集賢殿提學同知經筵事寧城君臣崔恒

同知館事嘉善大夫禮曹叅判世子右副賓客臣河緯地
編修官通政大夫吏曹叅議臣魚孝瞻

編修官通政大夫集賢殿副提學知製 教經筵侍講官臣

宋處寬

記注官折衝將軍義興侍衛司上護軍臣權技

記注官通政大夫集賢殿直提學知製 教經筵侍讀官臣

李石亨

記注官通政大夫行知承文院事臣金得禮

記注官通政大夫行直藝文館臣李棊

記注官中直大夫藝文館直提學臣安知歸

記注官中直大夫司憲執義臣李芮

記注官中直大夫成均司成知製 教兼知承文院事臣

柳誠源

記注官中直大夫行直集賢殿知製 教經筵檢討官臣梁

誠之

記注官中訓大夫集賢殿直提學知製 教經筵侍讀官臣

金之慶

記注官奉正大夫行宗簿少尹臣張繼曾

記注官奉正大夫行宗簿少尹臣姜老

記注官奉列大夫直集賢殿知製教世子左弼善兼左中

護臣李承召

記注官朝散大夫集賢殿應教知製教經筵檢討官兼副

知承文院事臣趙瑾

記注官朝散大夫行集賢殿校理知製教經筵副檢討官

臣洪應

記注官朝散大夫行校書校理兼承文院校理臣成燾

記注官朝奉大夫守副知通禮門事臣金命中

記注官朝奉大夫集賢殿應教知製教經筵檢討官臣李

克堪

記注官朝奉大夫行成均直講臣李誠長

記注官通善郎行集賢殿副校理知製教經筵副檢討官

臣徐岡

記注官通善郎行吏曹佐郎臣金瑋

記注官通善郎行吏曹佐郎臣金德源

記事官通善郎行禮曹佐郎臣李季寧

記事官奉直郎行工曹佐郎臣李翊

記事官奉直郎行承文院副校理臣姜眉壽

記事官奉直郎行訓鍊注簿臣柳子文

記事官承議郎成均注簿兼東部儒學教授官臣李由義

記事官承議郎成均注簿兼西部儒學教授官臣安重厚

記事官宣教郎守成均注簿兼東部儒學教授官臣朴纘祖

記事官承訓郎行藝文奉教臣尹子滌

記事官宣務郎行藝文奉教臣李悌林

記事官宣務郎行藝文奉教臣崔漢輔

記事官宣務郎行藝文奉教臣閔貞

記事官宣教郎行藝文奉教臣權以經

記事官宣教郎行藝文待教臣李文煥

記事官啓功郎行藝文待教臣柳輕

記事官務功郎行藝文檢閱臣金謙光

記事官通仕郎行藝文檢閱臣安信孫

記事官啓功郎行藝文檢閱臣金利用

記事官啓功郎行藝文檢閱臣金永堅

記事官通仕郎行藝文檢閱臣尹愨

諸事官職以授計藝文館閣司天監

諸事官職以授計藝文館閣司天監

諸事官職以授計藝文館閣司天監

諸事官職以授計藝文館閣司天監

諸事官職以授計藝文館閣司天監

諸事官職以授計藝文館閣司天監

(B)
732.55
4724
[v.5]
no.6
0163731

昭和五年九月廿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三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5]
no.6